讀全唐詩札記

岑仲勉

競病之學，少即不近，詩家之鳴者多怨憤若柔婉，余持達觀，又躁率，宜乎鑿枘也。歲初，既汎覽全唐文竟，再旁及全唐詩，開卷之際，覺篇章複累，（除已注明者）小傳疎舛，其數初不減於全文，徐氏誠可以解嘲矣。

劉師培氏曾爲全唐詩發微，而未之見，不自知陋鈍，則亦倣讀全文例，擇其所專注者記之。夫以煌煌九百卷之鉅册，苟非先成緜密檢索，謬誤之積，豈易爬梳淨盡；況外道如余，僅月半之功，妄思貢獻，不見哂於愚公移山者幾希矣。抑重思之，深於詩者尚意寫，弗拘拘陳迹，甚或杜撰故實，自抒其懷，然則斯篇之成，寧曰讀詩札記，直作讀史札記觀可也。若夫推敲之道，有詞翰家專之，不敢涉。時民國二十八年二月，順德岑仲勉識。

附記　據原刻本。有疑者亦嘗取汲古閣刻盛唐四家詩、唐四家名集、五唐人詩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詩洎手頭所有之四部叢刊唐集等相校，惟不足是正者，不復徵及。

一函二册、唐太宗詠烏代陳師道詩，按唐初名人有楊師道，相太宗，未聞陳師道，今同函八册收師道一卷，傳稱其善草隸，工詩，內有應詔詠巢烏一首，陳疑楊之誤。

同册同人餞中書侍郎來濟，注云「一作宋之問詩、非」，余按勞氏英華辨證補，「都穆跋云，宋之問詩」，同函十册此詩亦收宋之問，注云，「一作太宗詩」。考舊書八〇濟傳，「（貞觀）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遂以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士；尋遷中書舍人，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是濟於高宗時始爲中書侍郎，今同函八册亦有許敬宗奉和聖制送來濟應制一首，余以爲此高宗詩而誤傳太宗耳。之問登朝，當在高

宗末，而濟以顯慶二年除台州，五年徙涎州，龍朔二年沒於陣，詩當非之問作，況敬宗固有奉和應制詩乎。

同册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萊宮、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柏梁體聯句，內聯句者有「再司詮筦恩可忘（吏部侍郎崔湜）、文江學海思濟航（著作郎鄭愔、……玉醴由來獻壽觴（吐蕃舍人明悉獵）」等；按此詩本自唐詩紀事一，紀事敍其事云，「時上疑御史大夫竇從一、將作大匠宗晉卿素不屬文，未卽令續，二人固請，許之，從一曰，檣豪屏迹肅嚴霜，晉卿曰，鑄鼎開嶽造明堂，此外遺忘，時吐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與之，曰玉醴由來獻壽觴，上大悅，賜與衣服」，曰「此外遺忘」，則計氏固自認其非全文，且由傳述得來，非從集本錄出。考元龜一一〇，「（景龍）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於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愼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乙丑十三日，蓋使來逆女也；又會要九七，「（開元）十七年，……及遣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入朝，……悉獵頗曉書記，先是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有才辨」，謂明悉獵景龍末來使，與賦柏梁，尙有旁據。次舊書七四崔湜傳，「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尙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尙書左丞」，舊紀七、景龍三年，「夏五月，丙戌，崔湜、鄭愔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新書四及六一同，通鑑二〇九則云，「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湜貶江州司馬，……明日，以湜爲襄州刺史，愔爲江州司馬」，按是歲五月丙辰朔，無丙戌，通鑑所記日支近是。由上所言，湜貶江州未行，旋改襄州，則四年正月初可以復召在京，同年六月再相時，其本官爲吏侍，詩言再司銓筦，亦屬符合。愔自太常少卿相，階從四品上，貶上州司馬，從五品下，著作郎從五品上，得爲復召之官。所難溝通者湜詩耳；同函十册湜有景龍二年、余自門下平章事削階、授江州員外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陽、途中言志詩，作二年，與史載三年異；依史、湜以五月貶，不得逗留至春而後赴任，果能遲至春者，則安樂公主等方力可回天，湜固不必行矣。如認題中「春」字無誤，湜應先曾赴江州，然又乖乎諸史所記，且四年正月不得以再司吏銓與會也。湜又有襄陽早秋

寄岑侍郎詩，岑羲也，湜由襄陽內召之年月，史不明著，但此早秋，固應三年之秋，非四年之秋，蓋四年六月壬午（二日，新紀表）或癸未，（三日，舊紀）湜已自吏侍復相韋后也，三年秋既居襄陽，則其赴襄陽不應在春日。總此勘之。其誤當爲崔湜詩題之春日字，湜、愔內召於三年末，故四年初得與聯句也。

同册玄宗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詩，注云，「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許景先虢州，源光裕鄭州，寇泚宋州，鄭溫琦邠州，袁仁恭杭州，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鄭放定州，蔣挺湖州，裴觀滄州，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按此注本自唐詩紀事二，依元龜六七一、通鑑二一二，其事在十三年，非十六年也。元龜、通鑑均有尚書左丞楊承令汾州刺史，無定州鄭放，通鑑書初命於是歲二月下，其三月下又云，「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壬寅，貶陸州別駕」。又袁仁敬、姓纂與元龜同，紀事之仁恭，避宋諱改。

同册德宗麟德殿宴百僚詩，按舊紀一三、貞元四年，三月「甲寅，地震，宴羣臣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內出舞馬，上賦詩一章，羣臣屬和」，卽此詩也，故有務閑春向暮之句。

同册文宗上巳日賜裴度詩，注云，「裴度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詩，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要有卿倡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異日進來，御札及門而度薨」，據舊紀一七下、開成四年三月，「乙酉，(三日)賜羣臣上巳宴於曲江，……丙申，司徒中書令裴度卒」，度卒誠在上巳之翌日，但拜中書令早在大和九年十月，不遇此歲閏正月纔來朝耳，注本紀事二，說來未甚明白。

同册宣宗瀑布聯句，注曰，「詩史云，帝遊方外，至黃檗，與黃檗禪師同觀瀑布聯句，佛祖統紀云，帝至廬山，與香嚴閒禪師詠，時黃檗在海昌，詩史誤」，按十六宅諸王不出閤，宣宗何由至廬山，觀詩「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特野人傳會詞耳。

寰宇記一〇六洪州奉新縣，「大雄山在縣西百四十里，……唐宣宗潛遊至此賦詩」，則唐未似已有此妄說。

一函四册岑參凱歌六首，注云，「天寶中，回紇寇邊，常清出師征之，及破播

仙，奏捷獻凱，乃作凱歌」，據新書四三下，播仙鎮、故且末城也，地不近回紇，當日亦未聞有入寇事，殆吐蕃之誤耳。

一函七册伊川歌第一，注云，「伊州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川顯州之訛。

同册勅勒歌，不著撰人，惟第一句勅勒金隤壁，注云，「温庭筠集作幘」，失題温作也，述古堂景宋寫本温集作金幘。

一函八册褚亮晚別樂記室彦詩，按此疑彦瑋之奪，後相高宗者。同册庾抱亦有和樂記室憶江水詩，當是同人。

同册「陸敬（一作凌敬），陸敬仕竇建德爲祭酒，秦王軍武牢，敬說建德自太行、上黨進，乘唐之虚，以取山北，建德不從，以及於敗」，按注本紀事三，景嘉靖洪氏本總目及卷目作陸敬，文作陵敬，皆訛也，凌敬事迹見舊書五四建德傳。

同册馬周句，「何惜鄧林樹，不借一枝棲」，注云，「出册府元龜，與李義甫句相似」，甫應作府。

一函九册盧照鄰辛法司宅觀妓，注云，「一作司法」，司法是也，即司法參軍，無作法司者，明閩漳張氏刊本幽憂子集三亦倒。

同册「任希古，一作知古，一作奉古」，其傳云，「任希古，字敬臣，棣州人，五歲喪母，刻志從學，年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後舉孝廉，虞世南器之，求徽初，與郭正一、崔融等同爲薛元超所薦，終太子舍人」，蓋本紀事六，而紀事又雜采新書一九五任敬臣傳、舊書七三薛元超傳者。舊傳稱希古，新傳則云，任敬臣，字希古，若任知古乃武后時相，非爲一人。紀事載奉和太子納妃等三首，今收六首，其和左僕射燕公等三首，是否誤混，須再考覈也。

同册魏求己傳，「官御史，謫山陽丞」，此本大唐新語八；元和姓纂則云，荀臺亦代孫求己，吏部員外郎、中書舍人，惟今郎官柱吏外題名無求己。

同册劉懷一傳，「瀛州司法，拜右臺殿中侍御史」，按姓纂，懷一駕部郎中、潞州刺史，其官潞在景龍三年，見說之集一一。

同册張九齡晚霽登王六東閣，按此詩又收十二函九册補遺嚴維，當誤，說見後。又詩、彼美作俊美。

同人未收答陸澧一首，按明成化韶州刊本及祠堂本曲江集，均不載此詩。陸齊望子澧，見姓纂，此作澧訛。（參下三函一册）其所往還者皆代、德朝人，當非九齡之作，五函七册收入朱放（此失注）。較爲可信。

一函十册楊炯送鄭州周司空，注云，「一作司功」，余按明童氏刊本盈川集亦作司功，司功參軍爲州屬，故稱之者常以州名冠，如同人送梓州周司功，是也。三公顯官，固不必冠籍，況炯同時並無周司空其人乎。

同册宋之問收餞中書侍郎來濟詩，注云，「一作太宗詩」，此斷非之問作，已辨見前一函二册。

同册崔湜、景龍二年余自門下平章事削階、授江州員外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陽、途中言志，春日字疑誤，已於前一函二册著其說，二年字誤，固有史可證，即就湜應制諸詩求之，亦約得其迹：

（1）侍宴長寧公主東莊應制　舊紀七、景龍二年，四月己丑，（二十七日）幸長樂公主莊，即日還宮」，按中宗女無長樂，長寧西京甲第之盛，見新書八三及全詩二函七册丁仙芝長寧公主舊山池詩，殆即此事，「樂」字誤，岑刊本失校。

（2）慈恩寺九日應制　元龜一一三，景隆（龍訛）二年，九月，丁卯，幸慈恩寺，按是歲九月庚寅朔，無丁卯，八日丁酉，九日戊戌，殆丁酉之誤。

（3）幸梨園亭打毬應制。（一作梨園亭子侍宴應制）　舊紀、三年正月，乙亥，（十七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意即此，非同年七月之宴也。

（4）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又奉和幸韋嗣立山莊應制　舊紀、三年十二月，庚子，（十八日）幸兵部尚書韋嗣立莊。

（5）幸白鹿觀應制。（一作鄭愔詩）　舊紀、幸嗣立莊下云，「便游白鹿觀」，愔與湜同貶而重於湜，其召回殆隨湜之後，爲愔詩抑湜詩，與此問題無大關係。

（6）奉和登驪山高頂寓目應制　舊紀、三年十二月甲辰（二十二日）下云，「是月幸驪山」，十七史商榷七一以爲月當作日。

（7）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應制　舊紀、景龍四年正月，己卯，（二十七日）幸始平，送金城公主歸吐蕃。

如上說，二年四月末湜尚在都，則非是年春貶赴襄陽，又湜之召回，得此知其在三

年十二月中已前也。英華辨證三云，「其或有疑當兩存者，如湜崔赴襄陽詩題云，授江州司馬，尋拜襄州刺史。檢湜傳同，今詩迺云始佐廬陵郡，尋牧襄陽城」，廬陵吉州，非江州，是亦疑問之待決者。

二函二册丶「蔣挺，景雲時人」，按開元十三年，挺出爲湖州刺史，見前一函二册玄宗詩注，亦略見舊書一八五上高智周傳。（挺譌捷）。

同册「郡昇，中宗時人」，按昇官至都官郎中，自安陽徙汝南，見元和姓纂。

同册劉憲奉和幸禮部尚書竇希玠宅應制云，「一作陪幸五王宅」，余按舊紀七景龍四年四月，「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樂，因幸禮部尚書竇希玠（此字據沈本補）宅」，下文如同册蘇頲丶五册李乂丶（亦云一作陪幸五王宅）。沈佺期均有同賦，但此詩今又收六册蕭至忠下，逕題「陪幸五王宅」，兩處均失注互收。復考憲詩結聯「行漏今徒晚，風煙起觀津」，漢書九七上孝文竇皇后傳，「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三輔決錄曰：「文帝竇后名漪，清河觀津人，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卽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塡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御覽三九六）又隋圖經云，「觀津東南三里青冢，高三十餘丈，周迴千步」，（寰宇記六三）詩中觀津，明切竇氏外戚，其非幸五王宅詩明矣。

同册「弓嗣初，登咸亨二年進士第一人」，按嗣初雍州司功，見姓纂。

同册「長孫正隱，高宗時人」，按長孫貞隱太常博士，見姓纂，宋人諱貞改爲正也。

同册蘇頲同餞陽將軍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源丶原之訛。復次開元初丶楊執一曾以左衞將軍攝御史中丞爲原州都督，見說之集二五楊執一碑，陽是否應作楊，待考。

同册「張敬忠」，官監察御史，以文吏著稱，張仁亶在朔方，奏判軍事，開元中爲平盧節度使」，按敬忠官歷，可參郎官考三及唐方鎭年表六劍南西川。

同人戲詠下注云，「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微有悵惋，故敬忠戲之」，按兩京新記（太平廣記二百五十引）作王上客，南部新書丁作王主敬，然主敬名未有考，上客歷侍御史，固見精舍碑，

新書殆誤。

同册徐彥伯同韋舍人元旦早朝，元旦、韋舍人之名，見前文，有早朝詩一首，非元日之元旦也。同函五册沈佺期和韋舍人早朝，六册鄭愔同韋舍人早朝。

二函三册駱賓王陪潤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遊招隱寺，司空亦司功之誤，說見前一函十册楊炯。

二函四册張說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余按同函六册徐堅有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置舍利塔歌，署、置之訛。

同人和朱使欣道峽似巫山之作，又和朱使欣二首，余按嘉靖伍氏本、後題作和朱使二首，詩有「使越才應有」句，似「使」是指其官者，今二函五册逕題朱使欣是以使欣爲名也。又前一首收五册，以爲使欣詩，此復以爲張說詩，說既和二首，則前詩當朱作。

同册同人送趙順直（一作頤眞）郎中赴安西副大都督（一作護）按頤貞、冬曦弟，見姓纂及新書二〇〇，舊紀八、開元十六年，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於曲子城」，（據沈本改）卽其人。又安西稱都護，不稱都督，作順直、頤眞或都督者均誤。下七册孫逖有送趙大夫護邊，（一作送趙都護赴安西）盧象有送趙都護赴安西，前一函九册張九齡有送趙都護赴安西，皆送頤貞之作。

同册同人和尹懋秋夜遊湟湖，下張均詩題同；按尹懋卽同人與趙冬曦、尹悉、子均登南樓，和尹從事悉泛洞庭，張均和尹悉登南樓之尹悉也，悉、字書同懋，但五册著錄爲尹悉，兩懋字似應改同一律。

二函五册吳少微哭富嘉謨幷序，「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詩云，「乃通承明籍，遘此敦牂春，藥厲其可畏，皇穹故匪仁」，敦牂、午也，舊書一九〇中嘉謨傳「中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開元六年戊午，三月丙申朔，月內有癸丑，知嘉謨卒是歲矣。

同册「丘悅，開元時人」，按悅歷太子右諭德，昭文館學士兼宋王侍讀，終岐王傅。見韋利器等造像銘、（金石續編六）妙門由起序（全文九二三）及元和姓纂。

同册沈佺期哭蘇眉州崔司業二公幷序，「同時郎裴懷古者作牧潭府，神龍三年

秋八月，佺期承恩北歸，途中覲止，訪及故舊，知眉州蘇使君味道、國子崔司業融馳旋閒相次而逝；蘇往任鳳閣侍郎，佺期忝通事舍人，崔重爲鳳閣舍人，佺期又遷給事，……前年負譴南荒，二公先移官守」，按舊書一八五下懷古傳，「神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行未達都，復授幷州長史」，新書一九七略同，均不及其爲譚府都督，可以補史闕，此外蘇、崔卒年，佺期官歷，亦足與各本傳相參證也。

同册「陰行先，開元間爲張說湘州從事」，按唐無湘州，前尹悉傳云，「爲張說岳州從事」，是也。行先，全文四〇八張均陰府君碑同，姓纂作行光，云國子司業。

同册朱使欣，說見前三册張說，所收道峽似巫山詩一首，又誤收張說，否則應注明也。

二函六册「牛鳳及，長壽中撰唐書，劉軻與馬植論史官書嘗稱之」，按鳳及嘗官春官及中書門下侍郎，見姓纂及樊川集七牛僧孺誌。

同册「司馬逸客，則天朝嘗從相王北征，李乂有詩送之，稱爲員外」，按逸客嘗官涼州都督（英華四五九）卒贈鴻臚卿，謚烈，（會要七九）李乂之外，前五册沈佺期亦有送詩。

同册「李崇嗣，則天時奉宸府主簿，聖曆中曾奉敕東觀修書，見沈佺期黃口贊序」，按崇嗣嘗官參軍，見伯玉集二。

同册「東方虬，則天時爲左史」，按虬又嘗爲禮部員外郎，見元和姓纂。

同册「麴瞻，景龍時人」，按元和姓纂、麴崇裕弟瞻，司農卿。

同册「孫佺，字麟德，汝州人，宰相處約子，中宗時爲幽州都督」，按佺督幽州在玄宗時，參拙著通鑑此事舉疑。佺以員外從相王北征，李乂、沈佺期均有詩送，見前同函五册。

同册「鄭愔，字文靖，滄州人，年十七，進士擢第」，按寰宇記九云，「鄭愔，滎陽人，年十七，進士及第」，豈望出滎陽而占籍滄州歟。

同册「程行謀，與鄠縣尉裴子餘同舍，行謀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長史陳崇業曰，蘭菊異芬，無可廢者」，按英華八八九有蘇頲贈右丞相程行謀碑，（郎官考一五云，謀當作謀）。可撮錄，

同册「劉庭琦，開元時人，終雅州司戶」，按庭琦汾州長史，見元和姓纂。司戶係自萬年尉貶，見通鑑二一二。

同册「劉晃，開元中人」，按前一函二册玄宗有同劉晃喜兩詩，卽其人，今所收者無此詩，蓋已逸矣。晃、仁軌孫，給事中太常少（新表無少字）卿，見姓纂。

二函七册「蘇綰，嘗爲書記，與杜審言同時」，按姓纂、澄生綰，工部郎中荆南府司馬，同册下孫逖有送蘇郎中綰出佐荆州詩。

同册「康庭芝爲河陰令，與杜審言同時」，按庭芝亦嘗爲洛州士曹參軍，見二函五册沈佺期。

同册盧崇道收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詩，按此詩亦收前四册張說，應注明。

同册「蔡希寂，曲阿人，希周弟爲渭南尉，(一云濟南人，官至金部郎中)」。按渭南尉是其初官，姓纂希寂司勳郎中丹陽人，亦見郎官柱勳中、勳外題名，今金中無希寂，當誤。又蔡以濟陽爲舊望，濟南或濟陽之訛。

同册「孫處玄，一作立」，又云，「孫處玄，江寧人，則天長安中官左拾遺，神龍初論時事不合，歸里，開元初薦不起」，按新書六〇，「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全文九八七闕名重修順祐王廟記引孫處元（玄）潤州圖經；又同册前文包融下注引新書亦作右拾遺，作立作左者均誤。

同册「樊晃一作光」，又云，「樊晃、句容人，硤石主簿」，按此樊晃當卽爲杜甫編遺集作序之人，官至潤州刺史，亦見姓纂。新書六〇祇稱硤石主簿，當據丹陽集就其初官言之，如同集蔡希寂至司勳郎中，而新志曰渭南尉（見前）又申堂搆至虞部員外，而新志曰武進尉，可例推也。作光非是。

同册萬齊融下注云，「按舊唐書文苑傳云，神龍中，賀知章與賀朝萬、齊融、張若虛、邢巨、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辭俊秀，名揚於上京，人間往往傳其文，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蓋以萬字屬上文作賀朝萬，及考唐人所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今仍之」，清代考證家多仍其說，以爲舊傳誤將萬字屬上，唯兩浙金石志一則謂賀實名朝萬，兩萬字相連，故誤省其一云。

同册孫逖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一作郎）等諸公，是五律，按下文又有同題詩，是七律，不知兩首皆逖作否也。後一首作贈

韋侍御。

同册「袁瓘，明皇時官贛縣尉」，按元和姓纂、左拾遺袁瓘，宋州人。

同册盧象贈張均員外、「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云云，按此詩明刊本孟浩然集二亦收入，題「上張吏部」，汲古本孟襄陽集一同，惟均至「天池待鳳凰」句止，無「承歡疇日顧」末四句。

同册徐安貞送呂向補闕西岳勒碑，「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煙，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墀前」，按呂向述聖頌，關中金石記曾引孫逖送呂補闕詩以證，觀此，則亦見向以春初自洛奉命赴華陰也。

同册「陸海，餘慶之孫，有才思，與陳子昂、盧藏用爲方外十友，工於五言，爲賀知章所賞，性巖峻，不附權要，自省郎出牧潮州」，又云，「陸海一作孫海」，按唐詩紀事三二陸海條，「陸餘慶與陳子昂、盧藏用爲方外十友，孫海、工於五言」，藏用陳子昂別傳亦云，「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是餘慶與子昂、藏用友，非海也。郎官柱主外、海題名次歸崇敬、董晉後，其除制常袞所行，則在代宗之初，安能上友高、武時人，總由編者誤讀紀事耳。其以孫海之孫字爲姓，亦同。又潮州、同紀事，姓纂祇云司門員外，新表七三下作湖州，待考。

二函八册王維寄河上段十六，按此詩亦收七册盧象，當注明。

二函九册祖詠贈苗發員外，一作李端詩，按詠舉開元十二進士，發官員外，似在代宗，疑端詩近是。下文又有同題詩一首，亦恐非詠作。

同册李頎贈別穆元林，此穆元休之訛也，參拙著跋封氏聞見記（甲）項。

二函十册儲光羲送丘健至州勑放作時任下邽縣（一作尉），按詩有云，「河隴徵擊卒，虎符到我州，朝集咸林城，師言亂啁啾，……元戎啓神皇，廟堂發嘉謀，息兵業稼穡，歸馬復休牛」，其前一首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作時有郎官點發，知丘健乃兵健之訛，非人名也，光羲官止縣尉，縣字應正作尉，通常言任某縣者皆指縣令。

同册王昌齡爲張儥贈閻使臣，按同册常建有鄂渚招王昌齡、張儥，儥儥形近易訛，今明本河岳英靈集上、汲古本常建集及唐撫言一一皆作張儥，可決其同是一人

也。

同人淇上酬薛據兼寄郭微，注云，「一作高適詩」，按三函十册高適下所收，題作薛三據，郭下多少府字，又篇末多「且欲同鷦鷯、焉能志鴻鵠」二句。

同册「王岳靈，登開元進士第，天寶中，累官至監察御史」，按岳靈官至戶外，見王顏十八代祖碑及郎官石柱題名。

三函一册劉長卿朱放自杭州與故里相使君立碑回因以奉簡吏部楊侍郎製文，此杭州刺史相里造碑也，淺人不知相里是姓，故乙「里」字於上，勞格雜識七引劉隨州文集一又奪里字，皆不合。

同人送度支留後若侍御之歙州便赴信州省覲，按若姓者甚少，豈賀若之奪歟，待考。

同人送鄭說之歙州謁薛郎中，注云，「一作薛能郎中，按唐代知名之薛能，仕懿、僖時，與長卿不相及。

同人毘陵送鄒結（一作紹）先赴河南充判官，按姓纂象先、紹先、彥先、是兄弟，以「象」字詳之，作紹者是，今同函十册所收亦作紹先也。

同人送陸灃還吳中（一作李嘉祐詩），按下文送陸灃倉曹西上，新安送陸灃歸江陰，字均作灃；唯同函九册李嘉祐下所收作陸澧。又四函七册皇甫冉送陸灃、郭郎，同函十册嚴維自雲陽歸晚泊陸澧宅，五函二册盧綸同耿湋宿陸澧旅舍，七册朱放答陸澧，六函一册陳羽若耶溪逢陸澧，十二函二册皎然遙和廬外上人與陸澧夜集山寺問涅槃義兼賞陸生文卷，則灃、澧雜出。考姓纂陸齊望生渭、灃、澗、瀍、淮，自其昆仲之名猜之，當作灃爲是。

同人獻淮寧（一作寧淮）軍節度使李相公，（一作淮西將李中丞，又作獻南平王，按此淮西李希烈也，應作淮寧。後有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當亦獻希烈之作。

同人哭陳（一作李）歙州（一作使君），按同函九册李嘉祐有傷歙州陳二使君，應卽同人。

同人自夏口至鸚鵡洲夕望岳陽寄源（一作元）中丞，按中丞當是湖南觀察，據唐方鎮年表六，無源姓者，蓋卽貞元二三年間之元全柔也，時長卿方貶謫。

同人罪所上御史惟則，此疑奪其姓。

同人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題國清寺，按勞氏雜識六文苑英華辨證補，「八百五十九李華台州乾元國清寺碑，碑云，盈川、非古邑也，襟束江山，因而城之，則此寺當在盈川，案舊書地理志、台州無盈川縣，惟如意元年析衢州龍丘置盈川縣，（新志同，又云元和七年省）。又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六），分信安、龍丘兩縣置，不云曾屬台州，則此台州當作衢州」。余按同碑云，「耆壽徐君讚、錄事徐知古等請於縣令隴西李公平，平請於前刺史趙郡李公丹」，則丹嘗爲其州刺史；復考英華八六〇李華衢州龍興寺故律師碑，「李中丞丹，……皆爲此州」，則勞氏衢州說似不妄。然長卿此詩疑亦送李丹者，何以同題台州，且將國清寺屬台州也。又寶刻叢編一三、唐國清寺額，據諸道石刻錄附台州；全詩九函九册皮日休、十册陸龜蒙同有寄題天台國清寺齊梁體詩，

三函三册孟浩然家園臥疾畢太祝曜（一無此字）見尋，按紀事二六作畢燿，授堂金石跋謂作曜者訛。

同人聽鄭五愔彈琴，按中宗相有鄭愔，行輩在先，此稱鄭五愔，當是同姓名者。

同人和賈主簿弁九日登峴山，下又有送賈昇主簿之荆府；賈昇、浩然集四作賈昇正與前題之賈弁同，昇字少見，故訛昇及弁，姓纂之水部郎中賈昇，疑卽其人。

同人陪張丞相登荆城樓因寄薊州（一作蘇臺）張使君及浪泊戍主劉家，按詩首句卽云薊門天北畔，作蘇臺者當非。

三函五册李白送崔度還吳，注云，「度、故人禮部員外輔國之子」。按崔國輔詩一首，今收二函七册，又國輔與度均見新書七二下清河青州房，輔國字乙。

三函七册「韋應物，……永泰中授京兆功曹，遷洛陽丞，大歷十四年，自鄠令制除櫟陽令，以疾辭不就，建中三年，拜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按此小傳大致本紀事二六，而紀事則由詩題詩注中排比得來者：如

（1）答劉西曹詩注，「時爲京兆功曹」，答貢士黎逢詩注，「時任京兆功曹」，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詩注，「時任京兆府功曹攝高陵宰」。

（2）任洛陽丞請告，又任洛陽丞答前長安田少府問。

（3）任鄠令渼陂遊眺。

（4）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詩注，「大歷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自鄠縣制除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七月二十日賦此詩」。

（5）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詩注，「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櫟陽令除尚書比部員外郎」，紀事及蘇州集四亦作二年，小傳之「三年」訛。

（6）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詩。

總觀全集都無貞元中已後痕跡，誰謂詩人百歲耶。（參拙著唐集質疑）

同人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偉、夏侯校書審，按元偉官三原尉，見姓纂，下文有酬元偉過洛陽夜燕詩，則此三原少府爲元偉無疑，少府上應有「元」字，後人因「原元」兩字相連，誤省其一也。

同人送李十四山東遊，（一作山人東遊）按詩首句云，「聖朝有遺逸」，中云，「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蕃」，則作山人東遊者是。

同人雜言送黎六郎注，「壽陽公之子」，按前文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詩云，「束帶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疵」，後有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詩，新書一四五黎幹傳，「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又舊書一一八幹傳，大歷八年，復拜京兆尹，十三年，除兵部侍郎，依前應物傳條，則應物宰京畿時，正黎幹爲尹，獻壽春公者獻幹，六郎卽其子，此作壽陽誤。

同人送姚孫還河中注，「孫一作系」，按四函八册收姚係，傳卽引此詩，係爲崇曾孫，見新表七四下，係、孫字近，故傳訛，作系者又脫去偏旁耳。系、係雖同義，然係之諸昆，命名皆從亻旁。

同人答史館張學士段（一作同）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花見寄兼呈柳學士，按段如是姓，則段、柳二人之官，未必同是庶子學士，且兼呈亦未必遺段也。同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花，乃張學士所寄應物之詩題，故答詩於柳曰兼呈，作同者合，汲古本蘇州集五無「一作同」三字，更非是。

三函八册「劉灣，字靈源，西蜀人，天寶進士，祿山之亂，以侍御史居衡陽，與元結相友善」，按灣如彭城劉氏，見次山集七別王佐卿序及姓纂，後書記其官至職方郎中，紀事二五亦云彭城，殆編全詩者誤會彭城爲彭州，遂署曰西蜀人歟。

同册岑參崔倉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按淮南節度無石姓，石相殆右

相之訛。右相卽中書令，崔圓曾爲之，罷相後出鎭淮南，寅蓋充圓之判官。

三函九册「趙良器，兵部員外」，按良器官至中書舍人，見姓纂，其事迹可參郎官考一八。

同册「閻寬，醴泉尉」，按寬天寶時曾爲太子正字及監察御史，見集古錄目及魯公集五。

同册「屈同仙，一作屈同」，又云，「千牛兵曹」，按屈同僊櫟陽尉，洛陽人，見姓纂。

同册「梁洽，開、寶間進士」，按下十册高適有哭單父梁九（一作洽）少府詩，是洽官終單父尉。

同册李嘉祐，「謫鄱江令，調江陰，入爲中臺郎」，按嘉祐詩有奉酬路五郎中院長新除工部員外見簡，則嘗官工外，又今郎官柱勳外題名亦見嘉祐。

同人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九侍御收兵歸揚州，按此詩又誤收十二函九册張祜補遺，說見後。英華入二七一送行門，但亦複收爲李嘉祐奉陪韋潤州游鶴林寺詩，英華辨證六已舉其誤。

同人送陸澧還吳中（一作劉長卿詩），說見前一册劉長卿。

三函十册高適薊門不遇王之渙郭密之因以留贈，按王之渙今收四函八册，此作煥誤。（常侍集作渙）

同人同呂員外酬田著作幕（一作莫）門軍西宿盤山秋夜作，按通典一七二、元和志三九、舊書三八均作莫門，屬隴右。

同人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一作王昌齡詩）說見前二函十册王昌齡。（常侍集作薛三椽誤）。

同人燕歌行幷序，「開元二十六年，（英華作十六年）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此刺張守珪也。舊書一〇三守珪傳，二十三年，以功兼御史大夫，二十六年擊奚，諱敗爲勝，詩所由云「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也。據方鎭年表四，開元十六年，督幽州者李尙隱，非張姓，英華誤。（常侍集「三十六年」，更誤）。

同人使青夷軍入居庸，按通典一七二、舊書三八均作清夷，屬范陽，此誤。

同人送柴司戶充劉卿（一作鄉）判官之嶺外，按卿是鎮嶺外者之本官鄉字非。

同册「馮著，韋應物同時人，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應物有詩以送其行」，按元和姓纂、河間馮師古孫著，左補闕。

四函二册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大歷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一作特）宅」，按今郎官柱吏外題名作元特，封外作元持，以其兄弟名撝觀之，則从才者爲是。

五函三册同人秦州見赦（一作除）目薛三璩（一作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韻，按薛三據累見王昌齡等諸家詩，今同函八册亦收薛據，作據者是。又曜應作燿，見前三函三册孟浩然，紀事二六引此詩，正作燿也。

四函五册錢起白石枕序，「起與監察御史畢公耀交之厚矣」，此亦卽前條之畢燿，作耀者訛。

又「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登進士第，官祕書省校書郎，終尚書考功郎中」，此本自舊（錢徽傳）新書及才子傳四，於起中間歷官從略。今按起詩有罷章陵令山居過中峯道者，此非文宗之章陵，殆指章懷太子陵，詩首句云寧辭園令秩也。又有初黃綬赴藍田縣作云，「一叨尉京甸」，是初授藍田尉也。皆可以補傳闕。

同人同鄔戴關中旅寓，此當是李華弟子之鄔載，其詩收三函九册，戴字訛。

同人同王綖起居、程浩郎中、韓翃舍人題安國寺用上人院，按郎官柱吏外有王鋗，勞氏郎官考四引考功集入此詩作王鋗，綖字殆訛。

四函六册張繼送鄒判官往陳留注，「一作洪州送郤紹充河南祖庸判官」，按前三函一册劉長卿有送鄒紹先赴河南充判官，卽其人也，郤紹乃鄒紹先之訛奪；四函九册嚴維之留別鄒紹，其誤同。

同册韓翃送夏侯侍郎注，「自大理兼侍御史攝登州」，由注觀之，夏侯官是侍御，非侍郎也，蓋以幕府權知州事者。

同人贈張五諲歸濠州別業，按此詩又收下七册郎士元。

四函七册獨孤及夏中訹于逖、畢耀問病見贈，按同人前文有客舍月下對酒醉後

寄畢四燿，作燿正合，參前三函三册孟浩然及四函三册杜甫、五册錢起。

同册郎士元贈張五諲歸濠州別業，按此詩已收前六册韓翃。

同册皇甫冉同溫丹（一作司）徒登萬歲樓，按唐人稱縣令，往往以縣綴姓下，稱刺史，州綴姓下，詩有丹陽古渡、瓜步空洲語，則溫爲丹徒令也，且同時無溫姓司徒，作司誤。

同人和朝郎中揚子翫雪寄山陰嚴維，按朝姓者甚少，東國之朝衡，非郎中也，此與五函二册盧綸之朝長史，疑均誤，待考。

同人送夔州班使君，按此詩又收五函二册盧綸，唯晚日作曉日，與山作與城，如赴作知楚，天上去作天子許。

同册「李岑，天寶、天歷間人，詩一首」，又「李岑，天寶中宋州刺史，詩二首」，按新表七二上有兩李岑；一出姑臧大房，水部郎中、眉州刺史，子曰舟、丹，當卽後之李岑。一出趙郡東祖，宰相絳之從祖，不著官，或卽前之李岑歟，

同册「畢耀（杜甫集作曜），」按耀、曜均非，參前三册獨孤及條。

同册李岑西河郡太原守張夫人輓歌，按西河郡卽汾州，太原郡卽太原府，就使其人曾任兩郡太守，亦不應如此標題，余以爲「原」字衍文也。

同册陳孫移耶溪舊居呈陳元初校書，又云，「陳孫，明皇時人」，余按紀事二八秦系下，「系將移耶溪舊居留呈嚴長史陳校書允初云，……」其詩全與此同，蓋陳、秦音之訛，孫、系形之訛，實是烏有，今此詩又收下秦系，（見下文）人與詩統應刪卻也。紀事四七陳元初下訛陳孫，全詩編者未加互勘，故至沿誤。又允初殿中侍御史，見姓纂，紀事四七著錄鮑防、嚴維、丘丹等聯句，亦正作允初，「元」字誤。

同册王季友代賀若（一作枝）令譽贈沈千運，按複姓有賀拔，無賀枝，枝拔之訛，令譽是姓賀若抑賀拔，待考。

同册秦系將移耶溪舊居留贈嚴維祕書，（一作留呈嚴長史陳祕書）按紀事二八秦系收此詩，四七陳元（允）初下互見而誤爲陳孫，全詩遂沿其誤，分作兩人，說見前陳孫條。此處所著錄，與紀事字句小異，如卽令邀客，此作那邀落日，書笈及書篋又作書屐是。

四函九册嚴維自雲陽歸晚泊陸澧宅，按澧似當作灃，說見三函一册劉長卿。

同人留別鄒紹、劉長卿，按此是鄒紹先之奪，見前六册張繼條。

同册顧況寄上兵部韓侍郎奉呈李戶部盧刑部杜三侍郎，按三侍郎若連韓計之，則杜字衍文，否則杜下奪部名。

同人八月五日歌，「開元九年燕公說，奉詔聽置千秋節」，九年是況誤記，說見拙著唐集質疑。

四函十册戎昱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之作因紓歸懷兼呈辛魏二院長楊長寧，按此詩又收五函一册戴叔倫，盧作盧，此誤；副端、殿中侍御史也。又明月彼作明日，館至彼作皆去。

同册竇庠酬韓愈侍郎登岳陽樓見贈，（時予權知岳州事）按洪氏韓譜，永貞元年，自陽山令移江陵法曹參軍，又云，「自此泛洞庭阻風贈張十一云，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既至岳州，別竇司直於岳陽樓云，……竇庠字胄卿，時以武昌幕大理司直權知岳州」，韓是時官法曹耳，其前官監察御史，應正云侍御。

同人靈臺鎮贈丘岑中丞，按奉天錄韓滉將丘岑，同此作岑，姓纂作涔，其昆仲沂、洌皆從氵旁也。

五函一册「于結，大歷間人，崔寧嘗欲薦爲御史，爲楊炎所沮」，按結官至諫議大夫，見姓纂。

同册戴叔倫送崔融云，「王者應無敵，天兵動遠征，建牙連朔漠，飛騎入胡城，夜月邊塵影，秋風隴水聲，陳琳能草檄，含笑出長平」，按新表雖有三箇崔融，但詩首四句說北征，在代、德兩朝實無類此之事。考伯玉集七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從梁王東征序，同集二又有送別崔著作東征、送崔著作各一首，前首用征、兵、平、名四韻，與此詩相同者二；復次全詩二函一册杜審言送崔融，押征、城、聲平四韻，更與此次序全同。是知此崔融乃武后朝之崔融，與叔倫時弗相當，其爲某人作而誤收叔倫，待考。

同人江上別劉駕，按紀事六三有劉駕，大中時人，所收倘不誤，則是同姓名者。

同人別鄭谷，按詩家有名之鄭谷，生於唐末，此乃中唐人（參下十二函二册皎

然）寰宇記一二五舒州云，「吳陂祠，……唐開成五年，刺史鄭谷又以神不得與神仙雜處，遂於廟垣之東，別建祠宇」，叔倫之卒，下去開成未又五十年，開成紀號如不誤，亦與前後兩鄭谷無關。

同人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之作因抒歸懷兼呈辛魏二院長楊長寧，按此詩已收四函十册戎昱，說見前。

同册「陸長源，字泳之，海之孫也，歷汝州刺史，貞元中爲宣武節度司馬，總留後事，軍亂遇害」，按舊書一四五，「陸長源，字泳之，開元、天寶中尚書左丞太子詹事餘慶之孫，西河太守璿之子」，又姓纂、海與長源爲昆弟，唯紀事三二陸海條云，「孫長源，有才思」，「孫」字承前數行之陸餘慶而言，行文原不明白，編詩者又弗參諸史乘，故與前二函七册之陸海傳同一誤繆也。

五函二册盧綸送從舅成都丞廣（一本有南字）歸蜀注，「一作李端詩」，按前文綸亦有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未必綸、端兩人同稱從舅，存疑。

同人送道士郤彝素歸內道場，按郤與郄別，此疑是郤字。

同人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樓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弟張評事時遇，按此詩又收六函四册呂温，唯詩題之三郎，一作兄弟，無樓字、弟字及時遇弟；又詩內之軍士（一作事）作塵事，偏多作偏重，登龍作登臨，瓊枝又作瓊林。

同人同柳侍郎題侯劍侍郎新昌里，（一作詶侯劍侍郎春日見寄）按下文有陳翊郎中北亭送侯劍侍御劍官似未至侍郎，侍御或侍郎，全詩所引本常互異，此當是侍御耳。（參拙著姓纂四校記侯姓）。

同人奉和陝州十四翁中丞寄雷州二十翁司戶，按此詩又收六函六册張籍，唯二十翁作二十二翁。詩云，「聯飛獨不前，迴落海南天，……沈劣本多感，況聞原上篇」，由詩題及詩而尋繹，則似奉和之人，應與陝州中丞爲同姓，則陝州中丞、雷州司戶又昆仲行者，據方鎮年表四，陝、虢觀察可相當於綸者有盧嶽，相當於籍者有張弘靖，唯雷州司戶均未得着落。貞元二年十二月，曾貶尚書右丞度支元琇爲雷州司戶，但與嶽不同姓，此詩爲綸抑籍作，尚待研考也。

同人詶陳翊郎中冬至攜柳郎竇郎歸河中舊居見寄，和陳翊郎中拜本府少尹兼侍御史獻上侍中因呈同院諸公，陳翊郎中北亭送侯劍侍御賦得帶冰流歌，秋幕中夜獨

坐遲明因陪陳翊郎中晨謁上公因書即事兼呈同院諸公，陳翊中丞東齋賦白玉簪，字均作翊；唯秋夜宴集陳翊郎中圃亭美校書郎張正元歸鄉，則翊一作雄。按此人之名，翊、雄而外，又或作翊，（說詳拙著姓纂四校記陳姓）。唐郭忠武公將佐略，集古錄跋八及金石錄九均稱貞元十二年立，陳翊撰，此顯先佐子儀後佐渾瑊之人，而寶刻類編四著錄爲陳翊；又金石錄七、唐王公城河中頌，陳翊撰，上元元年立，黃本驥云，「本作陳翊，何氏改作翊」，今寶刻叢編一〇著錄亦作翊。合此觀之，似作翊者近是，作雄者非。

同人綸與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署、苗員外發、崔補闕峒、耿拾遺湋、李校書端、風塵追遊、向三十載、數公皆負當時盛稱、榮耀未幾、俱沈下泉、……按署應作曙。

同人陳翊郎中北亭送侯釗侍御（一作送劉侍御）賦得帶冰流歌，按唐碑如郎官柱，往往寫劉爲「劉」，甚近釗字，故姓纂訛侯釗爲侯劉，此又一作劉侍御也。

同人送朝長史赴荆南舊幕，朝字疑誤，說見前四函七册皇甫冉。

同人偶逢姚校書憑附書達河南郤推官因以戲贈，此郤字亦當郗字之誤，郗推官疑即士美。

同人同耿湋宿陸澧旅舍，說見前三函一册劉長卿，今耿湋詩已失此題。

同人過玉貞公主影殿，玉貞應作玉眞，睿宗女。

同人秋夜宴集陳翊（一作雄）郎中圃亭美校書郎張正元歸鄉，美疑應作送，形近而訛。

同册（李竦，大歷二年登進士第，官戶部尚書、鄧岳、觀察使」，鄧岳、鄂岳之訛，見舊紀一二。

同册「張莒，長山人，登大歷九年進士第，大中時官吏部員外郎」，郎官考四，「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張莒（原注、大歷九年進士）。常山人，至鄧州刺史，（河東先生集十二。案唐詩紀事三十一引先友碑云，大中時官吏部外郎，今柳文無此句，未詳所據，大中疑建中之誤）。」余按此又誤常山爲長山。

同人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大歷十三年吏部試）郎官考四，「文苑英華（百八十）有張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開合詩，（大中十三年，歲時雜詠一作大歷）。」

余按此作大歷十三當不誤。

同册「獨孤綬，大曆十年登進士第，舉博學弘詞，嘗試馴魚賦，德宗稱之，特書第三」，下收投珠於泉詩一首，下文又收獨孤授，云，「獨孤授，大歷十四年登第」；登科記考一一云，「獨孤綬，文苑英華作獨孤授，注云，登科記作獨孤綬，第十八人」，又云，「按舊書本紀、放文單國所獻舞象事，在大歷十四年閏五月丁亥，獨孤綬蓋於是年登進士第，又登弘詞科」，按獨孤良器沈（非投，綬詩有云，「成性卻沈泉」，又良器詩見下七册，亦作賦得沈珠於泉，詩有云，「皎潔沈泉水，……沈非將寶契，……自爲暗投殊」，作投誤）。珠於泉詩，是大歷十四年弘詞試題，見文苑英華，則此獨孤綬應舉十四年弘詞無疑。今傳以爲十年進士，別無所據，應依登科記考删併。又杜陽雜編言德宗特書綬第三等，傳删去「等」字，意義亦異。

同册「仲子陵，峨眉人，大歷中登第，歷官常侍」，按全文五〇二權德輿仲君誌，子陵官終司門員外，未登常侍，其進士及第乃大歷十三年也。子陵曾祖譽始自彭城徙於蜀都，少好學，肄業峨眉山下，姓纂稱子陵成都人，此作峨眉誤。

同册「周徹，大歷進士」，按全文五〇六權德輿周渭誌及姓纂均作澈，兄弟名同從水旁也。澈官鄧州刺史，亦見姓纂。

同册「周渭，大歷十四年登第」，按渭卽澈兄，字兆師，官終祠部郎中，以祕書少監致仕，永貞元年卒，見權德輿所爲墓誌。

五函三册李益同崔邠（一作頎）登鸛雀樓，按邠、舊新書有傳，頎則余尚未聞。

同人九月十日雨中過張伯佳（一作雄）期柳鎮（一作雄）未至以詩招之，按李益見河東集一二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此當是宗元父鎮也。

同人統漢峯（一作烽）下（一作過降戶至統漢烽）詩云，「統漢峯（一作烽）西降戶營」，按此卽隋之通漢烽，見隋書突厥傳，作烽是。

同人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峯（一作烽）前沙似雪」，按前文暮過回樂烽詩云，「烽火高飛百尺臺」，知作峯者非。

同册李端長安書事寄薛戴，又贈薛戴，按前二册盧綸同耿拾遺春中題第四郎新

修書院注云，「一作同錢員外春中題薛載少府新書院」，似卽一人，惟戴、載未詳孰是。

同人題從叔沆林園，按此詩亦收六函四册呂溫，題爲題從叔園林，前二册盧綸有題李沆林園，沆姓李則端稱從叔正合，殆非呂溫詩也。又詩內遠草、彼作野草，鳥哢（一作上）花間曲（一作井）作鳥向花間井。

同人雲陽觀（一作華陽洞）寄袁稠，（一作元陽觀寄元稱）下文又有送袁稠遊江南，余按前二册盧綸有送袁儔詩，姓纂，袁異式侄曾孫倜、儔，袁元因音同而訛，稠、稱又倜、儔之訛，惟未知此詩寄倜抑寄儔耳

同人送從舅成都丞廣南歸蜀，（一作盧綸詩）說見前二册盧綸。

五函四册「暢當，河東人，初以子弟被召從軍，後登大歷七年進士第，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與弟諸皆有詩名」。按此傳本自紀事二七，然余讀之，蓄有兩疑；(一)當爲果州刺史，不外根據其詩，一卽南充謝郡客遊澧州留贈宇文中丞，詩云，「僕本濩落人，辱當州郡使，量力頗及早，謝歸今卽已」，南充卽果州。二卽自平陽(一作阿)館赴郡詩，「奉恩謬符竹，伏軾省頑鄙」，是爲強證；顧由反面觀之，如四函十册之耿湋，五函一册之戴叔倫，二册之盧綸，三册之李端、司空曙，凡與當唱和，皆逕題其姓名或曰博士，無稱官刺史者，如謂凡此皆在前，則叔倫之弔暢當亦然。且叔倫詩，「萬里江南一布衣，早將佳句動京畿，徒聞子敬遺琴在，不見相如駟馬歸」，亦不類嘗官刺史。全文五二八顧況韓滉謚議注云，代太博暢當作，滉卒在貞元三年正月，（舊紀一二）則三年初當猶是太博；又叔倫卒五年六月，（全文五〇二）弔詩未必卽作於卒前不久，然則此年餘間，當果由從七品上之太博，超躋中州刺史歟。此雖非極強之反駁，然南充謝郡詩固有題王昌齡者，則安保非他人詩而誤入暢當，此余所疑而未明者也。（二）文苑英華、暢諸開元九年拔萃科，計至貞元三年，已六十二祀，假諸拔萃時年二十，則貞元初餘八十矣；當之父璀，大歷十年始卒，貞元初當斷未逾八十，是謂暢諸爲暢當弟者妄也。況姓纂及舊書一一一，璀、河東人，子當，（姓纂訛璀爲瓘，茲改正）。姓纂又稱詩人暢諸，汝州人，許昌尉，則籍望且不相同，紀事之妄，殆無疑義。復次全文四三〇李翰河中鸛鵲樓集序，（郎官考一謂鵲疑作雀）。「河南尹趙公受帝新命，宣

風三晉，右賢好事，（士？）遊人若歸，小子承連帥之眷，列在下客」，趙卽趙惠伯，其臨河中在建中二年。（奮紀一二）序又云，「前輩暢諸題詩上層，名播前後，山川景象，備於一言，上客有……，相與言詩，以繼暢生之作」，則諸之詩名早播，謂是關元人物，良屬可信。今所收當詩有登鸛雀樓云，「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正與翰贊其「山川景象備於一言」者合，是後人又誤以暢諸之詩，當暢當之詩矣。

同册「張濛與陸贄同時」，濛之仕歷，可參拙著唐方鎮年表正誤。

同册「元友直，結之子，大歷進士」，按友直官至京兆少府（尹？）見姓纂。

同册「沈迴，大歷進士第」，按沈迴事迹，略見勞格讀書雜識七。

同册司空曙送曹三同（一作原）猗（一作桐椅）遊山寺，下文又有送曹同（一作桐）椅，按同椅如是名，則曹三乃其排行，如作三原，則是所官之地。

同人雲陽館與韓紳（一作韓升卿）宿別，按前三册李端有送韓紳卿，又戲贈韓判官紳卿，此當奪卿字。紳卿、愈之叔，新表七三上有升卿，洪氏韓譜以爲誤。

同人酬張芬有赦後見贈，（一作司空圖詩）按張芬亦見李端詩，與柳中庸同時，則此詩斷非圖作。

同人過閿采病居，按采應作寀，其事迹參拙著姓纂四校記。

同人送李嘉祐正字括圖書兼往揚州覲省，按書錄解題一九，嘉祐天寶七載進士，其官正字似當在玄宗時，比曙輩行遙先，此疑誤收，否則別有同姓名者。

同册王烈酬崔峒，又「崔季卿峒之從弟」，按峒與峒，移上移左之異，但他處皆寫作峒也。

同册張南史酬張二倉曹楊子閒居見寄兼呈韓郎中左補闕皇甫冉，按前四函十册耿湋有宣城逢張二南史，同册竇常有哭張倉曹南史，是張二倉曹卽南史，此乃他人酬張之詩而誤爲張作者。

五函五册「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初爲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按建詩有初到昭應呈同僚云，「白髮初爲吏，有慚年少郎」，縣丞廳卽事云，「聖朝收外府，皆自九天除」，又昭應官舍云，「文案把來看未會，雖書一字甚慚顏，」又昭應官舍書事云，「縣在華淸宮北面，曉看樓殿正相當，……臘月近湯泉

不凍，夏天臨渭屋多涼」，（舊書三八、昭應治溫泉宮之西北）。是建初歷昭應丞。今九册楊巨源寄昭應王丞詩，「武皇金輅輾香塵，每歲朝元及此辰，光動泉心初浴日，氣蒸山腹總成春，謳歌已入雲韶曲，（按指宮詞百首）。詞賦方歸侍從臣，瑞靄朝朝猶望幸，天教赤縣有詩人」，依紀事四四，寄建詩也。建又有初授太府丞言懷，紀事亦言建「爲昭應丞、太府寺丞」。

同人薛二十（一作十二）池亭，按詩又收八函三册姚合，此失注；彼標爲「題薛十二（一作一）池亭」也，又每箇作每日，（日字當誤），行匝作行過，斜豎作斜立，山石作幽石。

五函六册「陳翊一作翃，大歷中登進士第，貞元中官戶部郎中知制誥」，按郎官考一一引文苑英華八七、新書藝文志及閩川名士傳，均作翃，餘參拙著讀全文札記卷四四六下。

同册朱灣送李司直歸浙東幕兼寄鮑行（一作參）軍持節大夫初拜東平郡王，（一作朱長文詩）按此題疑有奪文。

同册鮑防送薛補闕入朝，人日陪宣州范中丞傳正與范侍御傳眞宴東峯亭，上巳寄浙東孟中丞，均云一作鮑溶詩：又秋暮憶中秋夜與王璠侍御賞月因愴遠離聊以奉寄，及元日早朝行，均云見鮑溶集。按防卒貞元六年，見全文七八三穆質所爲碑，今除首末兩篇難確考外，范傳正爲宣、歙觀察，在元和七年八月，孟簡爲浙東觀察，在九年九月，均見舊紀一五，璠官侍御，據舊書一六九本傳，應在元和之末，皆斷非防詩也，應剔出。

同册「陳元初，（元一作允）校書郎，居麻源，僧靈一有送元初卜居麻源詩」，按作允者是，說見前四函八册陳孫條。

同册「范燈，貞元時人」，燈、余疑憕之訛，見姓纂，全詩本紀事四七，紀事多訛文也。

同册郭郾寒食寄李補闕，據八函一册李紳建元寺詩引，補闕卽紳兄吏部也，詩引所徵，字句小異，閭閻作人家，悲前事作非前事，（非字當誤）。誰肯一作誰復更。

同册范元凱章仇公（兼瓊）席上詠眞珠姬注，「章仇公大歷中蜀州刺史」，按

顏眞卿鮮於少保碑，開元二十七年，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四川通志稱其在蜀八年，計至大歷，又相去念載矣，此疑別一同姓之人。

五函七册羅珦(一作炯)云，「會稽人，家於廬州，貞元中刺本郡，以治行聞，再遷京兆尹」，按全文五〇六權德輿羅珦誌，其先會稽人，卒太子賓客，歸祔於會稽之兆域，作炯誤。

同册皇甫湜賦四相詩序，「蜀州刺史廳壁記，居相位者前後四公」，內中書令漢陽王張柬之，中書令鍾紹京，禮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嶠，均見本傳，唯門下侍郎平章事王縉，則舊書一一八、新書一四五本傳均不載。

同册羅讓(一作尙)云，(字景宣，迥之子，少以文學知名，舉進士弘辭、賢良方正，皆高第」，按羅珦誌，「嗣子讓，鄉舉進士、博學弘詞、能直言極諫，三登甲科」，迥卽前文之珦也，作迥誤。

同册朱放歸桐廬舊居寄嚴長史，(一作竟八元詩)。按當是章八元，但余見本是坊賈配寫之頁，不知原刻訛否。

同人答陸澧，說見前三函一册劉長卿及一函九册張九齡。

同册武元衡八月十五酬從兄常望月有懷，按後一題爲酬太常從兄留別，常上疑奪太字，非其名也。

同册李吉甫九日小園獨謠贈(贈一作奉寄)門下武相公，按前武元衡詩有聞相公三兄小園置宴以元衡寓直因寄上兼呈中書三兄，則獨謠乃獨讌之訛。

同册蕭祉奉陪武相公西亭夜晏陸郎中，按前崔備、後王良士等均有同賦，晏應作宴。

同册「王良士，貞元進士，爲西川劉闢幕僚，闢敗應坐，高崇文宥之」，按良士前佐韋皐，後爲刺史，說見拙著唐集質疑。

同册「獨孤實，嘗爲武元衡鎭西川時僚吏」，按河東集二二注，實舉貞元七年進士，姓纂作實，殿中御史。

同册盧士政(一作致)按石刻武侯祠堂碑陰及郎官柱吏中、吏外均作致，作政誤。

同册「張聿，建中進士」，聿之事迹，略見拙著重修教士壁記斠注。

五函八册權德輿酬陸三十二參浙東見寄，按參又作儥，參拙著姓纂四校記。

同人酬穆七侍郎早登使院南樓感懷，按此當是穆寧四子之一，官未至侍郎，侍御之訛。

同人早發杭州泛富春江寄陸三十一公佐，（一作祐）按儥字公佐，見李文公集，祐字誤。前稱三十二，此作三十一，別考。

五函九册羊士諤乾元初嚴黃門自京兆少尹貶牧巴郡詩注，「時郤詹事昂自拾遺貶清化尉，黃門年三十餘，且爲府主，與郤意氣友善」，又同人「題郡南山光福寺，……州門有去思碑，卽郤拾遺之詞也」，三郤字皆應正作郗。

同册令狐楚，按楚有望京樓詩，今全詩沿寰宇記一之訛，誤收入九點三册令狐綯，說見後。

五函十册韓愈送鄭十校理得洛字注，「鄭餘慶子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按瀚應作澣，說詳拙著重修教士壁記斠注，下六函四册及八函二册注亦作鄭澣。

六函一册「賈稜，貞元八年進士第」，按姓纂、洛陽賈稜，大理評事。

同册「劉遵古，貞元八年進士第」，按姓纂、遵古東平人；後終大理卿，見舊紀一七下；其事迹可參勞氏郎官考一。

同册「李正封，官監察御史」，按此本新表七二上，新表蓋本自姓纂佚，文乃正封元和七年時見官也，據郎官柱，正封嘗官勳中，在元和末。

同册「崔立之，貞元進士第」，按立之字斯立，望出博陵，貞元四年進士，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爲藍田丞，見昌黎集一三及集注。

同册「韋紓，貞元進士第」，按紓官戶中，見郎官柱，大和五年自司駕員外出典處州，可參郎官考一一。

同册「范傳正，貞元中舉進士、弘辭皆高第」，按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進士，舊書一八五下、新書一七二均有傳。

同册隙羽若耶溪逢陸澧，說見前三函一册劉長卿。

同册歐陽詹詠德上韋檢察注，「卽韋相皐之弟也，名繇」，詩云，「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按韋皐兄弟無名繇者，貫之弟名

繩，見舊書一五八，「皐之」未審是「貫之」訛否，但貫之作相，與詹不相及，（參後二條）如非誤收，必注有舛謬，葛氏藏明刊本歐陽行周集，祇注云「卽韋相之弟也」。

同人益昌行序，「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興元少尹吳興陸（一作次）公長源牧利州，其爲政五年，……利、故益昌郡也，目之曰益昌行」，按舊書一四五陸長源傳，「因佐昭義軍，節度薛嵩卒後，久之，歷建、信二州刺史，浙西節度韓滉兼領江淮轉運，奏長源檢校郎中兼中丞，充轉運副使，罷爲都官郎中，改萬年縣令，出爲汝州刺史，貞元十二年，授檢校禮部尚書宣武軍行軍司馬」新書一五一略同，無刺利州事。考嵩卒大歷八年，（舊紀一一）滉貞元二年末加江淮轉運使，（舊書一二九）貞元五年，長源已官汝州刺史，（集古錄目）更不許刺利至五年之久，檢葛氏本實作吳興沈公長源，沈字漫漶，故類「次」也，吳興爲沈氏之望。

同人蜀中將歸留辭韓（一作韋）相公貫之，按葛氏本此詩題蜀中將迴留辭韋相公，不著其名，詹約卒於貞元十五年後，當時蜀帥，別無韓姓其人，則作韋者是。唯皐字城武，舊書一四〇、新書一五八同，若相憲宗之韋貫之，雖嘗貶守巴州，然在作相之前，且其時詹卒久矣，此處當有誤。

同人江夏留別華二，（一作別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關，從此赴舉）。余按葛氏本作辛三十，又「從此」上有辛字，此奪。

同人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序，字皆作華，葛氏本皆作華，字似華非華，似葉非葉，按唐代華姓甚少見，葉、華字舊籍常互訛，否則如前文華二之一作辛三十耳。

六函二册劉禹錫詶馮十七舍人宿衞贈別五韻，按馮十七卽宿也，宿以長慶元年知制誥，約二年拜中書舍人，據禹錫歷陽書事詩引，長慶四年八月，禹錫始自夔州轉和州，故詩有云，「白首相逢處，巴江煙浪深，使星上三蜀，春雨霑衣襟」也，衞字殆衍文。第宿以何事使蜀，舊書一六八本傳及宿碑（萃編一一三）均不載。

同人經東都安國觀九仙公主（一作九公子）舊院作，按九仙公主亦見五函五册王建詩題，不作九公子。

六函三册同人答東陽于仆寒碧圖詩引，「東陽令于興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

按新表七二下，于頔子與宗，河南少尹，與、興形近，疑作興者是，九函二册王鐸及三册均作興宗。

同人楊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路、（一作仲）密縣李少府暘、祕書張正字復元同會於水館，按段平仲，舊書一五三、新書一六二有傳，杜祐鎮淮南，平仲爲掌書記，此詩正禹錫佐佑時作，作平路者非也。

六函四册「李應，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按同時李晟之子亦名應，郎官考一一謂此李應元和十一年自戶中授蘇州刺史，十四年官湖州刺史云，惟勞氏又雜引宗室表蔡王房、虢王房兩李應則非是。

同册呂温和李使君三郎（一作兄弟）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張評事，按此詩已收五函二册盧綸，說見前。

同人題從叔園林，按此詩又收前五函三册李端，說詳上。

六函五册孟郊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一作侍從）歸江南郊不從行，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山中送從叔簡赴舉，山中送從叔簡，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作東遊）登科記考二七列孟簡爲兩人；一云，「郊之叔，見孟郊詩」。一云，「舊書本傳，簡字幾道，平昌人，天后時同州刺史詵之孫，工詩有名，擢進士第，登弘詞科，唐詩紀事簡元和中上第，按此與孟郊之叔，別是一人」，徐氏殆因史稱郊爲湖州武康人，故有是說。然平昌是孟姓之望，觀姓纂自見之，不必其占籍，舊傳簡舉進士及弘辭，正與郊詩再登科相符，「從叔」之用，時或頗泛，可參拙著跋唐摭言也。又傳謂簡元和四年已拜諫議大夫，紀事以爲元和中上第，必不然；七函九册「裴次元，貞元中第進士」，其詩有賦得亞父碎玉斗，用碎字韻，十册孟簡賦同題，亦用碎字韻，簡當是貞元進士也。

同人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按河東集一二先侍御神道表，「授左金吾衞倉曹參軍，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柳縝者柳鎮之訛也，昌黎集二九，郊卒年六十四，斯得爲宗元之父執，唯今碑陰先友記缺其名。

同人悼吳興湯（一作楊，一作張）衡評事，余初以爲卽與符載同隱廬山後舉貞

元進士之楊衡，及讀十二函二册皎然詩題有云，「苕溪草堂自大歷三年夏新營，洎秋及春，彌覺境勝，因紀其事，簡潘丞述湯評衡四十三韻」，乃恍然於湯衡、楊衡之灼是兩人，且彷彿黃校顏魯公集似有湯衡辨證，唯詞不復憶，故先記所見於此。郊詩云，「君生（一作在）霅水清，君歿霅水渾」，才子傳五謂楊衡霅人，豈卽因是而誤歟。

六函六册張籍寄昭應王中丞，「借得街西宅，開門渭（一作御）水頭，長貧唯要健，漸老不禁愁」，按此卽寄王建詩也，「中」字衍，參前五函五册王建。

同人送楊少尹赴滿（一作蒲）城，又和裴司空酬滿（一作蒲）城楊少尹，按此卽楊巨源也。才子傳五，「巨源字景山，蒲中人，貞元五年劉太眞下第二人及第，……大和中爲河中少尹」，河中卽蒲州，作滿誤。巨源以詩名，故前詩有「公事況閑詩更好」句，與度同年，故後詩云「更憶登科舊日同」也。籍約卒何時，各疑年、錄均不詳，依此則當在大和中；又據居易詩五十尙爲太祝，知水部固年登周甲矣。

同人和韋開州盛山十二首；一宿雲亭，（一作寺）二梅溪，三茶嶺，四流杯渠，五盤石磴，六桃塢，七竹巖，八琵琶臺，九胡盧沼，十隱月岫，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泉餅。（一本無餅字）按昌黎集二一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見名者六，籍未外官，故不在列舉中歟。韓集注，「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嵓，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甁泉」，次序較整齊。由張詩觀之，泉餅兩字，亦應乙正。

同人送元結，（一作紹）按詩果籍作，則斷非元次山也。

同人送幸少府任樂安，（一作安縣）按樂安屬台州，詩云，「選得天台山下住，一家全作學仙人」，作樂安合。

六函九册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注，「予元和元年任拾遺，八十三日延英對，九月十三，貶授河南尉」，八下顯脫月字。景明董氏本元氏長慶集此頁，似是配補，亦奪月字；又「十三」作「十日」。

同人酬盧祕書序，「予自唐歸京之歲，祕書郎盧拱作喜遇白贊善學士詩二十

韻，兼以見貽，白詩酬和先出，予草廬未暇，皇（一作盧）頻有致師之挑，故篇末不無憤辭」，余按盧未必挑戰，此殆「白」字而訛皇也。

同人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注，「十年春，自唐州詔予召入京」，予召兩字乙之較順。又注，「今日得樂天書，六年聞席八歿」，據詩序，此是元和十三年作，樊汝霖韓譜注，夔卒十二年，則「六年」乃「去年」之訛，七函四册白氏詩注作今春者，白詩作於十二年也。

同人酬樂天待漏入閤見贈詩，「丞旨絕常班」，注，「丞旨學士在諸學士上」，按丞本當作承，但唐人往往書作丞。

同人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注，「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頻、哥舒大頖」，登科記考一五云，「呂頻，文苑英華作呂顓誤」，又云，「哥舒恆一作垣」，按作顓者英華而外，尚有姓纂及白氏集五，全詩七函一册作頖，徐氏祇據今本元集以斷英華之誤，未見其允。又唐、宋人皆諱恆，作頖亦未定可信。

同人贈呂三校書，按呂三應作呂二，說見拙著唐人行第錄。

六函十册同人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同王起諸公送白居易分司東郡作）。東郡、東都之訛。

七函二册白居易村中留李三固言宿，按元氏集七遣病，「李三三十九」，原注，「監察御史顧言」，前六函八册同，十二函八册亦云，監察御史李顧言，元和元年及第，此作固異。白氏集六祇題村中留李三宿。

七函三册同人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笑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原注，「辛大立度性迂嗜酒，李二十紳形短能詩，故當時有迂辛短李之號」，此辛大丘度也，立字訛。迂辛者迂拘之謂，今日本翻宋本一三作遷辛，蓋日人不盡通中國文義者所爲，又將各注全删，非善本也。

同人敍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翟（一作崔）中丞注，「宣州薦送及第後，重投此詩」，按居易貞元十六年進士，據唐方鎮年表五，此時正崔衍爲觀察也，作翟非。

同人春中與盧四周諒（一作鯨）華陽觀同居，按新表七三上，道將之後有周諒，不著歷官。

七函四册同人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二舍人……，按澧州李

舍人，建也，他處皆作十一，前六函九册元稹和詩同，此作十二訛。

同人題元八谿居云，「聲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峯」，按前同函二册居易題元十八溪亭云，「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兩詩同是江州作，元八當元十八之奪，元十八亦見河東集二五、昌黎集六，名集虛。

同人十年三月三十日別微之於澧上……，按前六函九册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序，「元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予司馬通州，二十九日，與樂天於鄠東蒲池村別」，則澧應作灃。

同人送馮（一作馬）舍人閣老往襄陽，按此詩是白入中書後所作，正與前六函二册劉禹錫訓馮十七舍人宿之詩，（說見前）時代相同，作馬者非。此云往襄陽，或後來有命更上蜀歟。

同人商山路有感序，「前年夏，予自忠州刺史除書歸闕，時刑部李十一侍郎、戶部崔二十員外亦自澧、果二郡守徵還」，按此卽前東南行一百韻之果州崔二十二使君也，他處皆作二十二，此奪一「二」字。

同人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與范陽盧賈、汝南周元範、蘭陵蕭悅、清河崔求、東萊劉方與同遊恩德寺之泉洞、……遂留絕句，按此周元範似是白之從事，唯下五册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遊見寄，「此詩勿遣閑人見，見恐與他爲笑資，白首舊寮知我者，憑君一詠向周師」，原注，「周判官師範，蘇、杭舊判官，去範字叶韻」，師、資爲韻，則師字不誤，與此作元範異。復次紀事五六，周元範，句曲人，七函九册收其和白太守揀貢橘一首，九函四册賈島亦有送周判官元範赴越一篇。

七函七册同人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注，「居易每十齋日在會，常蒙以二勒湯代酒也」，二勒應作三勒，見本草。

七函八册同人病中五絕句自注，「李、元，皆予執友也，杓直少予八歲，卽世已九年，微之少予七年，薨已八年矣，今予始病，得非幸乎」，按白氏集二四李建墓碑，建長慶元年卒，春秋五十八，若元稹則卒大和五年辛亥，計八年應當開成三年戊午，建卒至是十八年矣。又依前碑以推，建實生廣德二年甲辰，長居易八歲，非少於居易。如謂墓碑之「五十」字有誤而據建少八歲推之，則建應生建中元年庚

申，享年祇四十二，又不合乎尾數之「八」。故知詩注有傳訛也。白氏集二三又有祭李侍郎文，「五十加八，亦不爲夭」，可證「五十八」字不誤。同集六九感舊詩，「徵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可證詩注必誤。

七函九册「盧拱，祕書郎，終申州刺史，與白居易同時」，按此卽六函九册元稹所酬之盧祕書拱也，七函三册白居易亦有酬盧祕書二十韻，（時初奉詔除贊善大夫）。今盧詩二十韻已失傳。

同册楊嗣復謝寄新茶，封題寄與楊司馬，應爲前衞是相公」，注，「嗣復作相後止貶觀察、郡守，此稱司馬，疑非嗣復詩」，按注係據舊(一七六)新（一七四）傳及通鑑而云然，殊不知舊紀一八上固作潮州司馬（沈本）也，須考。

同册「楊衡，字仲師，吳興人，初與符載、崔羣、宋濟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後登第，至大理評事」，按衡字中師，才子傳五及全唐文符載諸文均同，衡中義相應，作仲誤。其里居及隱友，經於拙著跋唐摭言論之，評事亦恐非楊衡所官。（參六函五册孟郊條）。此去李渤而增宋濟，(本紀事五一)與才子傳異，據余所知，宋五濟，玄宗時人。（摭言一〇）

同人哭李象，按象當卽山中四友之一，唯全文六九〇符載荆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作李元象，與此差一字。

同人廣州石門寺重送李尚赴朝時兼宗正卿，按前引符載序有云，「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濩落也。相國齊公……新荷天寵，鎮安越服」，衡之南行，余以爲在貞元七年夏，說見拙著跋唐摭言。復次舊書一一二李復傳，「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之去廣，唐方鎮年表七列於貞元八年，然則衡此詩送復詩也，李尚下奪「書」字。

同册王播淮南游故居感舊酬西川李尚書德裕，（一本題作爲淮南節度使遊故居感舊）按德裕鎮川，不與播鎮淮南同時，余於唐集質疑已辨之，八函八册許渾和淮南王相公與賓僚同游瓜州別業題舊書齋，亦不提及德裕。

同人題木蘭院（一作惠照寺）二首後，用大字標題云，「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名，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按此節乃紀事四五所記播

之故事，非播自題如此，應夾注書之，今乃大書，誤矣。

同册「牟融有贈歐陽詹、張籍、韓翃諸人詩，蓋貞元、元和間人也」，按融有贈浙西李相公詩，以其時考之，則德裕也。德裕初守浙西，在長慶二年，未爲相，大和八年再除，始在作相之後，詩與題苟均不誤者，則融至大和尚存矣。又有送徐浩詩，工書之徐浩，卒建中三年，年八十，（舊書一三七）恐非同人。

同册長孫佐輔答邊信，（一作代答邊信同心結）按此詩又收十一函十册長孫佐轉（輔之訛）妻，題爲答外，遼水作邊水，心不離作不心離，書字作離字，一夜作一衣，貯書作封書，書字故作書故字。

同册「嚴公弼，梓州人，擢進士第，襲父震爵，封鄖國公」，按公弼貞元五年進士，見河東集二三注。歷太子中舍，沔、隨二州刺史，見河東集三七、裴度劉太眞碑及元龜六八三。

同册「嚴公貺，公弼之弟」，按公貺嘗爲嚴礪從事，見全文五二三楊於陵賀收劍門表。

同册「宋濟，德宗時人，與楊衡同栖青城」，按符載文青城四友，無宋濟名，余所知之宋濟，乃玄宗時人，參前楊衡條。

同册「符載，字厚之，蜀人，初隱廬山，後辟西川掌書記，加授監察御史」，按載之姓从艹作苻，見載所爲亡妻李氏誌，（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二）普通文字苻、符通用，在姓恐不然也。載曾辟江陵趙宗儒記室，（在西川後）見河東集三五。

同册「鄭立之，貞元、元和中人，詩一首」，卽哭林傑詩也。按前文云，「林傑，字智周，閩人，幼而秀異，六歲賦詩，援筆立成，唐扶見而賞之，……年十七卒」，傑獻詩唐大夫扶，見太平廣記；舊紀一七下，開成元年五月，扶自舍人出爲福建觀察，今假是年傑卽六歲，其卒應在大中元年，此稱貞元、元和中人，殊不切。

同册「浩虛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弘詞科」，按虛舟長慶二年進士，見文苑英華。

七函十册李渤南溪詩序，末題「寶歷三年三月七日」，按金石補正七一錄石刻，作二年三月七日，余嘗於貞石證史篇中論及之。

同册孫革一作華，又云，「孫革，憲宗朝爲監察御史」，按革，精舍碑有題名，作華非。全文七四五云，「長慶時遷刑部員外郎，拜刑部侍郎，大和時爲左庶子」，比此詳。

同册「徐凝，睦州人，元和中官至侍郎」，按前七册白居易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凝卽睦州之民也）。詩云，「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係分司時作，凝與張祜爭元，見雲溪友議，又才子傳六，「遂歸舊隱，潛心詩酒，人間榮耀，徐山人不復貯齒頰中也」，是凝並未仕，不知何來「元和中官至侍郎」之誤。

同人自鄂渚至河南將歸江外留辭侍郎，按才子傳六引此詩云，「將歸，以詩辭韓吏部」，此題當奪一字。

同册李德裕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楊州，（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按題文之十八丈，余有所疑，經於唐集質疑內詳之。

同人郊外卽事寄侍郎大尹，「高秋慙非隱，……」按此詩石刻與集本字句小異，余經於貞石證史中詳之，高秋顯高秩之訛。

同册李涉重到襄陽哭亡友韋壽朋，按此詩又收八函七册杜牧，韋一作章，題一作重宿襄州哭韋楚老拾遺，詩丶立字一作五，便空作更空，笛一作曲。

同册韋處厚盛山十二詩；一隱月岫，二流桮渠，三竹巖，四繡石榻，（爲溫侍御置）五宿雲亭，六梅谿，七桃塢，八胡盧沼，九茶嶺，十盤石磴，十一琵琶臺，十二上士餅泉，（爲柳律師置）觀此，更知前六函六册泉餅字之應乙。又十二詩之次序，與籍詩異。然均不如昌黎集注之整齊也。

八函一册李紳龍宮寺詩引，「至元和二年，余以前進士爲故薛革（一作苹）常侍招至越中」，作革誤，是時苹爲觀察，禹廟詩紳有和章，見拙著貞石證史。

同人建元寺（一作和郭鄖寒食）引云，「大歷中，詩人郭雲（一作鄖）曾賦寒食詩，贈吏部先兄」，按郭鄖收五函六册，祇存詩一首，卽紳所引者，唯字句小異，說見前，作雲非。

同人拜三川守詩引，「開成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蒙恩除河南尹，四月六日，詔下洛陽」，按舊紀一七下，「夏四月，庚午朔，以河南尹鄭澣爲左丞，以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李紳爲河南尹」，視此後差六日。（參後條）

同人拜宣武軍節度使詩引，「開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授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三日，中使劉泰押送旌節止洛陽，五日赴鎮」，按舊紀一七下，「六月戊戌朔，癸亥，以河南尹李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制授日相符，依此，則詔到洛陽，計程七日；前條如據詩引計之，乃需十一日，程餘倍半，豈詩引所記有傳訛歟。

同册「崔公信，元和元年進士第，張洪靖帥太原，辟爲掌記」，按洪靖應作弘靖。

同册「趙蕃，元和進士第」，余按蕃之略歷，可參拙著會昌伐叛集編證上一〇七頁；登元和四年進士，見文苑英華，九函一册趙嘏送從翁中丞詩，亦蕃也。

同册鮑溶范眞傳（一作傳眞）侍御累有寄因奉酬十首，按下文人日陪宣州范中丞傳正與范侍御宴，注云，「一作鮑防詩，一本侍御下有傳質二字」，而五函六册鮑防下所收，則作范侍御傳眞，注云，「一作貞」，是范侍御之名，有四種寫法。考傳正昆仲，以傳字爲排行，可於姓纂見之，作眞傳者必誤倒；惟眞、貞、質三字孰是，尚待考定耳。（下二册有范傳質，元和進士，十一函二册沈顏有題縣令范傳具化洽亭詩）。

同人竊覽都官李郎中和李舍人益酬張舍人弘靜……，按靜當作靖。

同人秋暮送裴垍員外刺婺州，按憲宗相裴垍，據舊（一四八）新（一六九）傳未嘗出刺婺州，不知字誤爲復是有同姓名者。

同人上巳日寄樊瓘樊宗憲兼呈上浙東孟中丞簡，按此詩亦收五函六册鮑防，應注明：又彼詩題祇作上巳寄（或呈浙東）孟中丞也。

同人秋暮八月十五夜與王璠侍御賞月因愴遠離聊以奉寄，按詩亦收五函六册鮑防，此失注；彼題爲秋暮憶中秋夜……，詩首二句云，「前月月明夜，美人同遠光」，「憶」字似不可少。

八函三册「姚合，……開成末終祕書監」，按此本紀事四九，新書一二四合傳祇云終祕書監，不舉其時，余嘗疑合卒在大中，（見唐集質疑）其詩有文宗皇帝挽詞，則總在文宗崩後矣。小傳又有「出荆、杭州刺史」語，余已辨荆當作金；全

詩八函十册喻鳧送賈島往金州謁姚員外，九函一册項斯贈金州姚合使君，二册馬戴寄金州姚使君員外，十二函一册無可陪姚合遊金州南池，又金州別姚合，皆可證。

同人寄送盧拱祕書）一作王祕書（遊魏州（一作川）詩，「太行山下路，荆棘昨來平」，應是魏州，川字訛。

同人贈劉乂，按乂當叉之訛，少監集四正作叉，叉詩收六函七册，元和時人，觀合詩句意，正與叉身分相合。叉詩有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一題，又有姚秀才愛予小劒因贈，秀才亦必是合也。

同人題薛十二（一作一）池亭，（一作王建詩）按此題及字句，均與五函五册小異，說見前。

同人和裴令公遊南莊憶白二十韋七二賓客，按白卽居易，其行爲二十二，各集皆同，此奪「二」字。

同人牧杭州謝李太尉德裕，按合之守杭，余疑在開成中，（見唐集質疑）其時德裕未官太尉也，此應考。

八函四册周賀送張諲之睦州，按諲與王維爲友，累見二函八册王維詩，賀未必與之相及，非誤收卽姓名相同耳。

同册「張光朝，元和時人」，按張仲武之父亦名光朝，官至「冠軍大將軍行左威衞大將軍□□□□□□□□□□尚書」，（金石補正七四）時正相當，未知卽其人否。

同册顧非熊送李相公昭義平復起彼宣慰員外副行，按起當赴之訛，是會昌時事，李相公疑卽讓夷，但舊（一七六）新（一八一）傳及舊紀均不載。

八函六册「朱慶餘，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受知於張籍，登寶歷進士第」，按上四册周賀有贈朱慶餘校書，才子傳六亦云授祕書省校書。（參八函八册許渾）

同人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按此詩又收九函四册賈島，題「贈（一本有某字）翰林」，可過一作無過，不及句作不及身，及一作覲，得後意長新作見徹語長新，長一作當，獨在文場久作獨向名場苦，十有餘年作曾十餘年，浪過一作浪度。

同册「許玼，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兄弟琯、瓘皆高科」，按前五册張祜有走筆

贈許玖赴桂州命，疑卽其人，猶盧士玫之訛盧士玖也。

同册雍陶盧岳閑居十韻，盧疑當作廬。

八函七册杜牧重到襄陽哭亡友韋（一作章）壽朋，（一作重宿襄州哭韋楚老拾遺）按此詩已收七函十册李涉，此失注，餘見前。

同人聞開江相國宋（一作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此詩又收八册許渾，題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此失注，乘軒彼作乘時誤。

同人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將歸郊扉言懷兼別示亦蒙見贈凡二十韻走筆依韻，自注有云，「某自監察御史謝病歸家，蒙除潤州司馬」，按全文七五四牧自撰墓銘，「拜眞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與此不合。唯才子傳七許渾傳云，「爲當塗丶太平二縣令，……久之，起爲潤州司馬，太（大）中三年，拜監察御史」，則兩仕相符而後先互倒，豈才子傳誤歟，抑前者未卽眞而後者眞拜歟。渾詩誤收杜牧者不止一首，似可斷此爲渾詩矣。

同人題王丘長史宅，「更無人吏在門前，不似居官似學僊，……」按此詩如非誤收，則是別一人，與開元之王丘同姓名也。

同人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自注有云，「侍郎自補闕拜」，又云，「侍郎尋歸翰苑」，又云，「侍郎自中書舍人遷刑部郎中」，按舊書一七七劉瑑傳，「會昌末，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出爲河南尹」，河南尹丶唐人常稱曰三川尹，若西川者則稱成都尹，不稱川尹，且牧同時成都尹亦無劉姓其人，合而勘之，確知劉侍郎卽瑑，川上者「三」字也。舍人高於郎中，前行郎中亦須秩滿始得眞除中舍，今自注言自中舍遷刑部郎中，與官制牴，又知郎中乃侍郎之訛，否則視題丶注累稱侍郎者不符也。復次新書一八二瑑傳，「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又重修學士壁記，「會昌六年六月二日，自殿中侍御史充」，與自注謂自補闕拜者小異，豈中嘗改官歟。瑑出河南尹，依壁記及舊紀一八下，應在大中五年五月後，牧則是年八月十二方卸湖州刺史，（見牧詩）隨卽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而卒，（見舊書一四七）方瑑官河南尹，牧無分司東都事。唯舊牧傳云，「俄眞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李紳拜宣武軍節度使詩引，「開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制授宣武軍節度使，七月……

…，五日赴鎮，……留臺御史杜牧使臺吏遮歐百姓，令其廢祖帳」，則牧分司在開成元年，詩題之意，如云前分司東都時承琢恩知、茲追頌其德則可，否則此詩不得爲杜作。（尙有所疑，下文當再考之）。

八函八册「許渾，……爲當塗、太平二縣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按此本才子傳七，唯渾詩自注與此小異，說見前七册杜牧條。

同人再遊越中傷朱餘慶（一作慶餘）協律、（一作先輩）好（一本無好字）直上人，按慶餘越州人，詩收前六册，協律正八品上，此校書郎高四階，作餘慶者誤倒。

同人翫殘雪寄江（一作河）南劉大夫，按下文又有蒙河南劉大夫見示與吏部張公喜雪酬唱輒敢攀和，皆河南尹劉琢也，（參前七册杜牧條）作江南誤，且唐世亦無江南尹一官。（汲古本丁卯集兩題皆未收）。

同人漢水傷稼幷序，按此詩亦收七册杜牧，作題白雲樓，且無序，又詩之釣翁作塞翁。

同人寄獻三川守劉公詩序，「余奉陪三川守劉公讌言，嘗蒙詢訪行止，因話一麾之任，冀成三遜之謀，特蒙俯鑒丹誠，尋許慰薦，屬移履道，臥疾彌旬，輒抒二章寄獻」，按此亦劉琢也。（見前二條）紀事五六，「渾、睦州人，字用晦，圍師之後，大中三年，任監察御史，以疾乞東歸，終郢、睦二州刺史」，又渾十二月拜起居表回詩云，「一章西奏拜仙曹，回馬天津北望勞」，天津者天津橋，在洛陽，唐制請疾者往往分司東都，分司之官，每月須拜表起居，（可於白居易詩見之）。渾其時殆以御史（？）分司東都，故得陪從劉琢也。余由是復悟前七册杜牧之分司東都寓居履道叨承（三）川尹劉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韻一首，乃許渾詩而誤收杜牧者。何以見之，一緣琢尹河南，牧已知制誥，無恩知事迹，而琢許薦渾出守，有此序可據。二緣分司東都詩自注云，「某六代祖國初賜宅，在仁和里，尋已屬官舍，今於履道坊賃宅居止」，據新表七二上，牧六代祖淹，官不過本縣中正，何來賜宅；渾爲高宗相圍師後，或卽其六世孫，高宗常幸東都，圍師可得賜宅。且履道坊賃宅，正與此題屬移履道洎「半年三度轉蓬居」句合，若牧則方官西京，應無賃居履道之可能也。再進一步，更疑八函七册杜牧之中秋日拜起居表晨渡天津橋卽事十六韻獻

居守相國崔公兼呈工部劉公一章，亦是渾詩，蓋牧分司之日，裴度居留，繼者牛僧孺，無崔相國其人，惜大中後史闕有閒，未能提炳證耳。

同人聞開江宋相公申錫下世二首，按此詩亦收七册杜牧，說見前。

八函九册李商隱彭城（當作陽）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一作藩）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按依郎官柱題名及郎官考七所搜材料觀之，李名當作潘，下文遇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僚杜、趙、李三掾，注云，「兗海，崔戎也，杜、趙、李三掾，卽杜勝、趙晳、李潘」，是也。

同人大鹵平後詩注，「會昌四年，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三月，李義忠克太原，生擒弁」，按舊紀一八上，四年正月壬子，（二十八日）「河東監軍使呂義忠收復太原，生擒楊弁」，通鑑二四七略同，新紀八則作二月八日辛酉楊弁伏誅，此作三月及李義忠，均異。

八函十册「牛叢字表齡，曾儒之子」，儒應作孺。

同册「嚴惲，字子重，吳興人，舉進士不第，與杜牧游」，按惲卒咸通十一年，見九函九册皮日休傷進士嚴子重詩序。

同册朱景玄遠聞本郡行春到舊山二首，按此詩亦收九函十册王貞白，觀第一首三四句「已領煙霞光野徑，深慚老幼侯柴關」，第二首一二句「清風借響松筠外，畫隼停暉水石間」，似實一律詩而析作兩首耳。

同册薛逢八月初一駕幸延喜樓看冠帶降戎，按舊紀一八下，大中三年，「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偕河隴遺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通鑑二四八則云，「八月，……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是月壬午朔，己丑初八日，與詩異。

同人送李蘊赴鄭州因獻盧郎中，注云，「以下九首並見趙嘏集」，餘八詩多不可確考，唯送同年鄭祥先輩歸漢南一章，原注云，「時恩門相公鎮山南」，據登科記考二二，逢會昌元年進士，主司柳璟，未鎮山南，嘏四年進士，主司王起，卽以是秋出充山南西節度，則信乎其非逢詩也。

九函一册「趙嘏，字承祜，山陽人，會昌二年登進士第」，按佚存本才子傳七亦云，「會昌二年鄭言榜進士」，惟登科記考二二引才子傳則作四年；又才子傳同

卷馬戴下亦云，「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與項斯、趙嘏同榜，具有盛名」，則作二年者訛，二年主司柳璟，尤與前條不合。

同人贈越客，按此詩亦收下二册馬戴，心久作已久，何當作何時，定知釣魚伴作遙知釣船畔，汀州作汀洲。

同人送盧緘（一作鍼）歸揚州，送李裴評事，（一本無李字）送同年鄭祥先輩歸漢南，送沈單作尉江都，送李蘊赴鄭州因獻盧郎中（一作中丞）叔，送韓絳歸淮南寄韓綽先輩，送薛耽先輩歸謁漢南，七詩均曾收入八册十册薛逢，此失注。（參前文）

同册「盧肇，……咸通中出知歙州，移宣、池、吉三州卒」，按肇有被謫連州暨謫連州書春牛榜子詩，則中間嘗謫連也。

同册姚鵠送石貫（一作賈）歸湖州詩，「同志幸同年，高堂君獨還」，按前收石貫詩云，「石貫字總之，會昌三年進士第」，鵠亦三年進士，作賈非。

同人旱魚詞上苗相公，按唐末宰相無苗姓，下二册薛能有贈苗端公，「相」或端訛。

同人送賀知章入道，（一本題上有擬字）按鵠於知章不同時，有「擬」字者是。

九函二册馬戴贈越客，按此詩亦收前一册趙嘏，說見前。

同人襄陽席上呈于司空，（一作元稹詩）按此是元和初事，戴當不相及。

九函三册令狐綯登望京樓賦，「夷門一鎮五經秋，未得朝天不免愁，因上此樓望京國，便名樓作望京樓」，按寰宇記一開封府浚儀縣，「望京樓，城西門樓，本無名，唐文宗太和二年，節度使令狐綯重修，因登臨賦詩曰」云云，詩中不免作未免。據舊書一七上，長慶四年九月，「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汴、亳觀察等使」，由此計至太和二年，恰是五年，綯雖嘗一鎮宣武，但舊書一七二綯傳云，「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則先後祇兩年，非五經秋也。且在大和二年後三十餘祀，紀年亦不合，是知寰宇記之令狐綯，實令狐楚之訛，此詩應移收前五函九册，綯更無他詩，名應刪卻。

同册「南卓，字昭嗣，初爲拾遺，因諫出宰松滋，大中時爲黔南經略使」，按八函十册朱景玄有兼寄南商州郎中詩，當卽南卓。

同册「于興宗，大中時御史中丞，守綿州，後爲洋州節度」，按所收東陽涵碧亭詩注，「金華志，興宗寶歷初令東陽」，亦見前六函三册劉禹錫詩，云于頔猶子也。又洋州屬山南西，無洋州節度之稱，殆誤。

同册「于瓌，字正德，敖之子，大中七年進士第一人」，按新表七二下、瓌字匡德，正字宋人諱改之，唯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作于瑰。

同册「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觀察湖南延致之」，澧當作澧。

九函四册賈島光州王建使君水亭作，又留別光州王使君建，（一本無建字）按詩人王建未聞官光州刺史，此須考。

同人贈（一本有某字）翰林，按此詩已收八函六册朱慶餘，說見前。

九函六册李頻奉和鄭薰相公（一本此下有七松亭三字）詩云，「三四株松匝草亭，……」據新書一七七薰傳，「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云」，則薰名不誤，但薰未嘗作相也。

九函七册「儲嗣宗，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按今姓纂、嗣宗光羲曾孫，校書郎。

同册「袁郊，字之儀，朗山人，滋之子也，咸通時爲祠部郎中，昭宗朝爲翰林學士」，按郊之仕歷，疑問殊多，參拙著重修學士壁記斠注補。

九函九册皮日休奉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詩，按此詩九函十册陸龜蒙，十函一册張賁，皆有同咏。「李縠字德師，咸通進士，唐末爲浙東觀察推官兼殿中侍御史」，其酬別詩卽收十函一册，非前鮑溶詩之袁德師侍御也。

九函十册陸龜蒙懷楊台文楊鼎文（一作台鼎）二秀才，按前九册皮日休奉和詩作楊鼎文。

十函一册司空圖酬張芬赦後見寄，（一作司空曙詩）按此斷非圖作，說見前五函四册。又彼處題作酬張芬有赦後見贈，花燭作花竹，愧不作恨不。

同册張喬弔建州李員外，按此詩亦收十一函二册曹松，說見後。

同人哭陳陶，按此詩又收十二函一册無可，題作哭張籍司業。

十函三册方千新秋獨夜（？）寄戴叔倫，按叔倫卒貞元五年，見前五函四册暢當條，此疑非于詩，否則必非詩人戴叔倫也。

十函四册羅隱經來陽杜工部墓，按元氏集五六、杜甫墓係銘，「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次於荆」，又云，「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旋殯岳陽」，其銘云，「維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則工部遺櫬，早已北遷，岳陽是否指來陽，雖有疑問，然隱過時必非眞墓，可斷言也。

同人薛陽陶觱篥歌，「平泉上相東征日，曾爲陽陶歌觱篥，烏江太守會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英華辨證六，「平泉謂李德裕，曾作此歌，蘇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並有和篇，此言烏江，恐是吳江，乃蘇州也」。余按烏江，和州也，劉禹錫長慶末刺是州，德裕述夢詩四十韻，元、劉均有唱和。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栗歌，見全詩居易二十一，下注云，「和浙西李大夫作」，詩有云，「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明旦公堂陳宴席，主人命樂娛賓客，碎絲細竹徒紛紛，宮調一聲雄出羣」，又廣記二〇四引桂苑叢譚云，「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鎮淮海，……一旦、聞浙右小椄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試詢之，果是舊人矣，公甚喜，如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押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陽陶遊，詢其所聞及往日廬管之事，薛因獻朱崖李相、陸暢、元、白所撰歌一軸，公益喜之」，白有歌傳，固爲據矣。然全詩禹錫三亦自有和浙西李大夫霜夜對月聽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韻，其用韻與白集者不同，此則烏江非必吳江之確證也。

十函五册唐彥謙贈孟德茂注，「浩然子」，按詩有云，「平生萬卷應夫子，兩世功名窮布衣」，又前文有應德茂先離棠溪一首，則德茂姓應，非姓孟，且彥謙咸通人，亦疑與浩然子不相及。

同人咸通中始聞褚河南歸葬陽翟、是歲上平徐方、大肆慶賞、又詔八品錫其裔孫、追敍風槩、因成二十韻，按舊紀一九上，龐勛平於咸通十年，新書一〇五遂良傳，「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愛州路遙，蓋始詔在九年，至翌年乃克歸葬也。

同册周朴哭李端，按此詩苟非誤收，則與大歷十才子之李端不同人，因詩有新

墳句，非追悼之作。

十函六册鄭谷送司封從叔員外徽赴華州裴尚書均辟，又駐蹕華下同年司封員外從翁許共遊西溪久違前契戲成寄贈，郎官考六分爲鄭徽、鄭□兩人，余則以爲同是一人耳。

同人乾符丙申歲奉試春漲曲江池（用春字）。登科記考二三云，「唐才子傳、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光啓三年進士，永樂大典引宜春志，亦云鄭谷、史之子，光啓三年登進士第，按文苑英華載鄭谷漲曲江池詩注云，乾符丙申歲春，則鄭谷當於乾符三年及第，光啓爲乾符之訛，今改正」。按春字屬詩題讀，故用春字韻，徐氏以屬上乾符丙申歲讀，此引文之誤也。舊書一七八趙隱傳，子光裔，光啓三年擢第，郎官考七云，「雲臺編中有春夕伴同年禮部趙員外省直詩，又寄同年禮部趙郎中詩，案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鄭都官墓表，光啓三年進士及第，以此證之，知卽光裔也」，則仍主光啓之說，兩者比觀，頗謂舊說近信。緣谷授右拾遺，由薛廷珪行制，廷珪知制，始大順初，去乾符丙申，已逾一紀，唐末遷轉甚速，谷之官程，恐未必如是濡滯也。讀書志、書錄解題皆作光啓。

同人鴛部鄭郎中三十八丈（一作大）尹貳東周榮加金紫谷以末派之外、恩舊事深因賀送，按詩題言尹貳東周，詩又有京河亞尹是優賢句，明是河南少尹，若作大尹，則河南尹矣。

十函七册韓偓己巳年正月十二日自沙縣抵邵武軍將謀撫信之行到纔一夕爲閩相急脚相召卻請赴沙縣郊外泊船偶成一篇，按舊新地志、邵武屬建州，均無軍稱，寰宇記一〇一邵武軍云，「皇朝太平興國五年，以戶口繁會，路當要衝，於縣置邵武軍，從轉運司之奏請也」，豈宋人錯改邵武縣爲邵武軍歟，抑審知已有此臨時設置歟。

同人自沙縣抵龍（一作尤）溪縣值泉州軍過後村落皆空因有一絕，按唐尤溪屬福州，龍溪屬漳州，龍字草寫略類尤，故兩本不同，但考當日偓自邵武還沙縣，其後又留居南安之桃林場，則自沙縣南下，必經尤溪，作龍者誤，偓斷非西南行至龍溪也。

同人大慶堂賜宴元瑞而有詩呈吳越王，疊又和、再和、重和凡四首，皆收十一

函八册吳越失姓名人下，彼題元璚下無「而」字，又和之銅烏作銅壺，乍(一作半)坼作乍折，重和之八米作八采；按偓未嘗入吳越，此殆誤收。（內翰、香籃兩集均未收）。

同人效崔國輔（一作輔國）體四首，按作輔國者誤。

同人無題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十四韻，故奉常王公相國首於繼和，故內翰吳侍郎融、令狐舍人滌、閣下劉舍人崇譽、吏部王員外渙、相次屬和，余因作第二首卻寄諸公，二內翰及小天亦再和，余復作第三首，二內翰亦三和，王公一首，劉紫微一首，王小天二首，二學士各三首，余又倒押前韻成第四首，二學士笑謂余曰，謹豎降旗，何朱研如是也，遂絕筆」，按下同册吳融今收和韓致光侍郎無題三首十四韻，與序符，又有倒次元韻一首，則與序謹豎降旗異。

十函八册孫偓答門生王渙李德鄰、趙光胤、王拯長句，（一作裴贄詩）按此詩見摭言三，是贄作，偓非知舉也，參登科記考二四大順二年及同册下王渙。

同册薛昭緯華州牓寄諸門生第七句，自笑觀光輝下闕，按此詩見唐摭言三，末兩句作自笑觀光渾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同册裴贄答王渙（一作孫偓詩）按詩非偓作，見前孫偓條，此題不全。

同册杜荀鶴哭劉德仁，按他處皆作得仁，此作德非。

十函九册王貞白遠聞本郡行春到舊山二首，按此詩亦收八函十册朱景玄，說見前。

十函十册黃滔寄同年李侍郎龜正，按登科記考二四引黃御史集作龜禎。

十一函一册殷文圭，「文圭與遊恭獨步場屋」，按紀事六八遊作游，遊非姓也。

同册徐夤府主僕射王搏生日，（昭宗光化三年己未八月獻）。按己未是二年，據舊紀二〇上，搏三年六月賜死，搏字亦訛。

同册「錢翊，……宰相王溥薦知制誥」，按應作宰相王搏。

十一函二册「盧延讓，……光化九年進士第」，光化無九年，依摭言六及才子傳十，應作三年。

同册曹松弔建州李員外，按此詩已收十函一册張喬，且松前文又有哭李頻員外

一首，（原注、「時在建川」，乃建州之訛）。則此殆非松詩也。

十一函四册伍喬聞杜牧赴闕，此別一人，非杜牧之也，觀詩則曾隱匡、廬者。

同册「陳陶，……大中時遊學長安，南唐昇元中，隱洪州西山，後不知所終」，按讀書志一八，「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又紀事六〇，「陶唐末自稱布衣，開寶中人或見之，或云已得仙矣」，謂其得仙，詭說也。前十函一册張喬有哭陳陶，（此詩又作無可哭張籍）。三册方干有哭江西處士陳陶，八册杜荀鶴有哭陳陶，干約卒昭宗初，荀鶴卒昭宗末，陶之卒當昭宗前。

十一函七册嚴識玄下注云，「以下有爵里，無世次」，茲就所知者次錄之：

同册「丘光庭，吳興人，國子博士」，按十函四册羅隱有酬丘光庭詩，則與隱同時。

同册「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弘詞爲勅頭，時號武氏三頭」，按氏字可衍，八函四册章孝標有錢塘贈武翊黃，第四句云「天人科第上（一作占）三頭」，則與孝標同時。金石錄九，張誠碑，立長慶二年，翊黃書；又涅槃和尚碑，翊黃撰，立大和二年。

同册「胡玢，隱廬山，苦心五言，李騰廉問江西，弓旌不至，人惜之」，考唐方鎮年表五，江西無李騰其人，唯李隲咸通九年出江西觀察，見重修學士壁記，騰必隲之訛，若然則懿宗時人，此沿紀事六五之誤也。

同册鄭執下注云，「以下無世次爵里可考」，茲亦就所見次舉之：

同册符子珪，按姓纂子珪附符姓下，從艹不從竹，云金州刺史符子珪，約開元十八年頃，子珪爲定州別駕，見全文九一四釋具大忍寺門樓碑。（參拙著姓纂四校記）

同册羅炯行縣至浮查寺，（一作羅响詩）按五函七册羅珦下云，「一作炯」，余已辨之，然彼處作珦不作响也。彼題爲行縣至浮查山寺，考寰宇記一二六廬州愼縣云，「浮閣山亦名浮槎山，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槎、查字之異體，珦刺廬州，故行縣至浮查山，然則並無羅炯其人，應删併。又詩之二十年，五函作三十，光前事作過前寺。

同册韓雄敕和元相公家園卽事寄王相公，按唐世元、王同相者唯元載、王縉，

今此詩已收四函六册韓翃，敕和作奉和，翃、雄字往往互訛，（如五函二册之陳翃）。蓋別無韓雄其人也，應删卻。又詩內之碧芳，彼作碧茸，夜水作寒水，相應作相憶。

同册李謹言水殿拋毬曲二首，按第一首又收下八册無名氏，題爲拋毬詩，曉未休作未肯休，自覺作自詫。

同册戴休珽，按郎官柱倉外有戴休璇，倉中有戴休涎，此作休珽誤，開元間人，餘參拙著姓纂四校記。

同册蔣吉，按書錄解題一九蔣吉集一卷，未詳何人，考宰相蔣伸弟有蔣佶，舊書一四九云，官至刺史，姓纂云，官國子祭酒，豈脫去亻旁而爲吉歟，惜今存詩十五首，未足覘其人之出處也。

同册韋鎰，按姓纂、令儀生鎰，監察御史，據衡州集六韋武碑，鎰終禮、吏、戶三侍郎。

同册馬逢，按姓纂、逢監察御史，後官侍御，（參拙著姓纂四校記）才子傳五亦有馬逢傳也。

同册潘求仁，按姓纂、潘子義，隋尚書右丞，孫求仁，唐屯田郎中、杭州刺史，其官杭在貞觀十四年，（參拙著四校記）舊書四七、潘求仁集三卷。

同册李播，按前八函二册曾據紀事四七，收李播詩一首，此復出李播，不知何緣斷是兩人也。依郎官考一六所徵史料，李播同姓名者最少有四人，紀事之李播，當是嘗官金外、此中及杭州刺史者。

十一函八册李伉謫宜陽到荆渚，按此詩見萬首唐人絕句七二，目錄稱李沆袁州刺史，宜陽卽袁州也，郎官柱吏中、戶中均見李沆，前者列王維前，後者列張博濟、吉温前，則玄宗時人。

同册「馮道之一作用之」，按姓纂、萬年縣令馮用之，洛陽人，仕天寶朝，見拙著四校記。

同册賈彥璋，按姓纂陝郡庫部郎中賈彥璋，時代未詳。

同册李叔卿，按此當卽撝三墳記中三李之一，適子而季卿之兄也，字萬，弱冠舉明經，授鹿邑、虞鄉二尉，轉金城尉，天寶中卒，觀其格調，良與聞山鐘賦相

近。（參拙著貞石證史）

同册熊曜，按姓纂有開元臨清尉熊躍，依封氏聞見記九，實熊曜之訛，前三函八册岑參有呈熊曜詩，全文三五一亦收曜賦一篇。

同册林璠，按姓纂、希禮生璠，京兆法曹，林寶之從父也，參拙著姓纂四校記。

同册郭汭同崔員外温泉宮即事一首，按會要三〇，「開元十一年，十月五日，置温泉宮於驪山，至天寶六載十月三日，改温泉宮爲華清宮」，觀其題，當是開、天時作，格調亦然。考郎官柱題名封外有郭納，據姓纂、後官至給事中陳留採訪使，咏詩者應是當日侍從之臣，余以爲郭汭者郭納之訛也。

同册權徹，按徹名曾見他家詩題，猝未檢得；又見精舍碑之監察御史幷內供奉暨左側題名，毘陵集八有高平郡別駕權徹神道碑。

同册「豆盧回一作田」，按姓纂、豆盧靈昭生回，京兆少尹，仕天寶時。

同册張南容，按范陽張南容，見全文三一五李華楊騎曹集序，同書三二二蕭穎士蓮藥散賦序，「友生于逖、張南容在大梁，聞之，以言於方牧李公」。

同册林琨，按姓纂、希丘生琨，司駕員外知制誥，膳部、左司郎中，諫議大夫，中都男，贈兵部侍郎、工部尚書，寶之父也。

同册張軫，按軫爲宰相柬之之孫，今存墓誌，見金石補正五四。

同册郭求，按求之仕歷，見重修學士壁記，並參勞格讀書雜識六，姓纂、求校書郎，乃元和七年見官也。

同册穆寂，按姓纂、寂著作佐郎，當是元和七年見官，登科記考一三引永樂大典，貞元九年進士。

同册杜周士，可參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及拙續。（卷六九三）

同册叔孫玄觀，按姓纂、魯國薛縣開元大理司直叔孫玄觀。（參拙著四校記）

同册「王季友詩一首，與開、寶間王季友同名，另一人也」，按玉壺冰一首，前已收四函八册王季友，彼處雖注言「統籤云作此詩者另一王季友」，但此處既確信其兩人，似不應分收。復次紀事二六，「季友，肅、代間詩人也」，今十二函九册補遺季友有皇帝移晦日爲中和節詩，據舊紀一三，貞元五年正月，詔自今宜以二

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是季友至貞元初尙生矣，此曰開、寶間，亦欠包括。

同册南巨川，按舊紀一〇，至德二載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卽其人。

同册丁居晦，按居晦仕歷，略見重修學士壁記，開成末終戶部侍郎知制誥。

同册陳中師，按中師見舊書一二九張弘靖傳及白氏集五一，蓋仕憲、穆兩朝者，郎官柱題名吏中、吏外作仲師，封中作中師。

同册呂靈，按靈見元氏集一六及白氏集卷五，據姓纂則呂牧（見五函一册）之子也（參拙著四校記），緣氏人。

同册劉公輿，按此殆劉公輿之訛，見白氏集五。

同册孟匡明餞王將軍赴雲中一首，按此殆孟匡朝之訛，玄宗朝匡朝爲翰林學士，見翰林志。

同册万俟造，按姓纂、造爲唐秦府車騎將軍万俟元道之五世孫，殆德宗時人。

同册呂敞，按姓纂、敞監察御史，似是元和修書時見官，前文呂靈之從昆也。

同册濮陽瓘，按姓纂、大歷嶺南判官檢校刑部員外濮陽灌，當卽其人，唯灌，瓘小異。

同册盧尙書哭李遠詩一首，按新書六〇，李遠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則此盧尙書當大中時人。（遠詩今收八函六册）。

同册梁補闕贈米都知一首，按此詩見南部新書，唐代梁補闕最知名者爲梁肅，或卽肅之詩歟。

同册吳越失姓名人詩五首，按前四首又收十函七册韓偓，說見前。

同册無名氏下收題取經詩一首，注云，「載翻譯名義集云，唐義淨三藏作」，按義淨詩今收十二函一册，何不類附而別出於無名氏之下，豈編者未知義淨三藏卽義淨歟。然此詩祇據翻譯名義集錄，集又署名義淨三藏。終不得謂曰無名氏也。

十一函九册嚴維聯句中人有陳元初，按元初應作允初，說見前四函八册。

同册清晝建安寺西院喜王郎中遘恩命初至聯句下，有「齊翔前吏部郎中兼括州刺史」，按郎官考三引新表齊翊部郎中云，「案翊疑當作翊，集韻一東工羽，（勉

按工羽是翁字之破）。或書作翊，翊與貢音同，石刻有齊貢，時代正合，疑卽是」，又云，「抒山集十有五言冬日建安寺西院喜晝公自吳興至聯句一首，有前吏部郎中兼括州刺史齊翔，翔當作翊」，是也。

同人聯句中有「巨川失姓」，按朱巨川卒建中四年，（全文三九五）與清晝（卽皎然）時代相當，朱與顏眞卿善，晝又數偕眞卿聯句，意巨川卽朱巨川歟。

同册「申堂構，丹徒人，嘗爲武進尉」，按此據新書六〇丹陽集所注，堂構官至虞部員外，見姓纂。

十一函十册「薛瑤，東明國人，左武衞將軍承沖之女，嫁郭元振爲妾，詩一首」，按全文二一六陳子昂郭公姬薛氏誌，作左武衞大將軍永沖，伯玉集六作左武將軍永沖，（後者殆有奪文），又此謠卽見子昂所爲誌中，意文人緣飾之辭，未必瑤作也。

同册長孫佐轉妻答外注，「佐轉戍邊不歸，寄書與妻，作詩答之」，按佐轉是佐輔之訛，說見前七函九册佐輔條。

同册李冶送韓揆之江西（一作送閻伯鈞往江州）。又得閻伯鈞書，按伯鈞，紀事七八同，唯姓纂閻伯璵從父弟伯均，又前三函九册李嘉祐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包何同閻伯均宿道士觀，十一函九册清晝閻伯均等聯句，字皆作均，鈞字殆訛。

十二函一册義淨一作淨義，按作淨義者誤倒。又與無行禪師同遊鷲嶺瞻奉旣訖還眺鄉關無任殷憂聊述所懷爲雜言詩注，「一作慧淨詩」，亦非是，此詩固見義淨求法高僧傳也。

同册靈一送陳允初卜居麻園詩欲向麻源隱，……按紀事七二題及詩俱作麻源此作園誤。

同册無可春日送麗處士歸龍山，按麗姓極少見，此疑厲玄侍御之兄，故詩云愛弟直霜臺，因音類而訛者。

同人哭張籍司業，按此詩亦收十函一册張喬，題作哭陳陶。

十二函二册皎然妙喜寺達公禪齋寄李司直公孫、房都曹德裕、從事方舟、顏武康士騁四十二韻，按從事之上，顯脫其姓；考十一函九册清晝（卽皎然）講古文聯句下，「裴濟字方舟，曾爲從事」，則脫裴字也。（清晝又有與李司直令從荻塘聯

句，公孫當卽令從）。同人下文更見西白溪期裴方舟不至，答裴濟從事，冬日梅溪送裴方舟宣州，顧渚行寄裴方舟，春夜期裴都曹濟集心上人院不至。

同人遙和塵外上人與陸澧夜集山寺問涅槃義兼賞陸生文卷，按澧當作灃，見前三函一册。

同人題鄭谷江畔桐齋，（鄭生好琴，性達，兼寡欲）。又夏日題鄭谷江上納涼館，依此，則中唐別有鄭谷，與唐末之鄭都官異。

同人送薛逢之宣州謁廢使（一作謁裴庶君）廢應正作廉。

十二函三册貫休晚春寄吳融、于競二侍郎，按下文又有送于兢補闕赴京，作競誤，說見拙著貞石證史崔詹誌條。

同人送令狐煥赴闕，按煥應作渙，綯子也，見舊、新兩唐書令狐楚傳及前引韓偓無題詩序。

同人春送趙文觀送故合州座主神櫬歸洛，按摭言一四，「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又是歲進士命陸扆重試，以趙觀文爲榜首，（參登科記考二四）文觀二字乙。

十二函四册齊己送劉蛻秀才赴舉，按唐末有劉蛻，著文泉子，友人以爲會昌進士，余則仍主書錄解題大中四年之說，今不具論。就齊己言之，其卒年及享壽，疑年錄等一類之書均未詳，彼之喜乾晝上人遠相訪詩有云，「彼此垂七十，相逢意若何」，七十作詩云，「七十去百歲，都來三十春，縱饒生得到，終免死無因」，又荆渚感懷寄僧達禪弟三首之一云，「電擊流年七十三，齒衰氣沮竟何堪」，則春秋要在七十三已上。提要一五一謂齊己爲僧正時，當龍德元年辛巳，在唐莊宗入洛之後，卽據其渚宮莫問詩序而云然，紀年更後之可考者，尙有同光歲送人及第東歸詩，今試假定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齊己爲八十，猶不過生會昌四年甲子，劉蛻赴舉時必未能賦詩也。人同姓名，雖屬常見，但下五册齊己有寄韓蛻秀才及送韓蛻秀才赴舉，此詩末聯復云，「都人看春牓，韓字在誰前」，若送劉姓，殊不相關，然則劉蛻蓋韓蛻之誤。

同人渚宮莫問詩一十五首序，「予以辛巳歲蒙主人命居龍安寺」，按前文小傳，「經江陵，高從誨留爲僧正，居之龍興寺」，提要亦言嘗依高季興爲龍興寺僧

正，此作龍安異，豈因犯季興名而易之歟。

十二函七册尉佗和崔侍御下注，「貞元中有崔子向者，從事南海，……刺史徐紳讀其詩」，按紳應作申，新書有傳。

十二函八册張元一敍可笑事，「朱前疑著綠，遙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按逯音錄，見寰宇記九，第一二句之朱……綠逯……朱，與五六句之李、里、吳、梧，純以諧音取噱，若三四句之閻馬馬驢，殊乏諧意。考姓纂閻姓下，「唐朝左補闕閻知微」，乃知閻、閭之誤也，閭、驢諧聲，故閭……馬馬……驢爲笑柄，唯閻知微曾被突厥逼立可汗，其名較著，無知者弗審事意，遂誤改閭爲閻矣。（出廣記二五四，亦誤）。同册「石抱忠，則天時檢校天官郎中」，按石抱忠官至天官侍郎，見姓纂及舊書一八六上吉頊傳，此作郎中，非也，郎中是中間歷官。

同册韋鏗嘲邵景、蕭嵩注，「邵景擢第，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卽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鏗俱升殿行事，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鏗無命，景、嵩貌皆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又邵景嘲韋鏗注，「景詠之云云」，按全文三一三孫逖先府君墓誌，「久視初預拔萃，與邵靈、齊澣同昇甲科」，姓纂、邵靈考功員外，唐語林五引此事亦作靈，郎官考一〇云，「廣記靈作景，係避太宗御名改」，是也。

同册呂温嘲柳州柳子厚，「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管依然在，千秋柳拂天」，按温卒元和六年，十年宗元方除柳州，況宗元南謫，正痛心之事，呂、柳交厚，卽使和叔尚生，亦必不爲此也。

同人嘲黔南觀察南卓，（一云卓故人倣呂温作）。「終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據唐方鎮表六，卓廉察黔南，在大中中，謂是温文，其妄更不彼辨。後說卓故人作，斯爲近之，然亦不得云倣呂温，因前之嘲柳州斷非温文也。

同册閻敬爰題濠州高塘館，按敬愛又作敬受、敬授，參拙著跋封氏聞見記。

同册三御史詠注，「元福慶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按太平廣記二五〇引御史臺記作韋虛心，此訛。

同册嘲四相注，「宣宗時曹確、楊收、徐商、士巖同秉政」，按此是懿宗時事，又士巖應作路巖。

同册高宗時語注，「閻立本善畫爲右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按格應作恪。

同册時人爲李義甫語注，「義甫耑權，……義甫敗」，按各甫字皆當作府。

同册江淮間語注，「安陸郝處俊與其舅許圉早同鄉里」，按圉下奪師字。

同册景雲初語注，「裴卽行儉，馬謂戴，李謂朝隱也」，按戴應作載，馬周之子，與詩人馬戴異。

十二函九册嚴維晚霽登王六東閣，按此詩已收一函九册張九齡，九齡又有酬王六霽後書懷見示，酬王六寒朝見詒，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晚憩王少府東閣，又曲江集一一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則此詩斷九齡之作，維時代較後也。

同册張祜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按此詩已收前三函九册李嘉祐，蔣下有「九」字，張祜時代似無類此之事，疑應在肅宗初期，時嘉祐方官江陰令也。

同册李郢，「郢自街西醉歸，馬鞭墜失，崔員外、起祕書知其闕用，皆許見貽，俄頃之間，二信俱至」，按姓起者甚少見，疑趙之訛。